



# 重庆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子不语》精怪故事研究

唐鹏

指导教师：杨宗红 教授

专业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二〇一九年六月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子不语》精怪故事研究

硕士研究生：唐鹏

指导教师：杨宗红 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所在学院：文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2019 年 6 月

A Thesis Submitted to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Study on The Strange Story of *Zi Bu Yu***

Candidate: Tang Peng

Supervisor: Yang Zonghong Professor

Major: Ancient Literature

Colleg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19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重庆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唐鹏 签字日期：2019年6月5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重庆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重庆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唐鹏 签字日期：2019年6月5日



## 《子不语》精怪故事研究

### 摘 要

袁枚是乾嘉时期的文学大家，除了有诗文传世之外，他还有文言小说集《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学界关于袁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诗文、诗论等领域，少有学者对其文言小说集以及文言小说集中的某种故事类型进行专门研究，所以，笔者以《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为研究对象，以期对袁枚《子不语》的相关研究做一个补充。

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和结语等。

绪论部分，笔者对《子不语》的研究现状、《子不语》精怪故事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了充分说明。

第一章论述《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创作背景和类型。分析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乾嘉时期文字狱以及前代精怪故事的创作对袁枚精怪故事创作的影响，并以精怪的活动方式为依据，将精怪故事划分为作祟型、助人型及其它等三大类型。

第二章论述精怪故事与袁枚之地域流动的关系。首先，统计了《子不语》精怪故事的空间分布，分析了其空间特征。其次，袁枚的生平行迹所见、亲友所见、故事发生地的当地人及官员所见，是《子不语》精怪故事在地性与流动性的体现，是精怪故事地域性的基础。最后，精怪故事的地域性通过地域叙事表现。精怪故事体现了当地狐仙信仰、五通信仰、饮食习俗、崖葬风俗等风俗民情。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的地域生态。

第三章论述《子不语》精怪故事的艺术表现。笔者分别从精怪故事的形象艺术、叙事艺术、结构艺术等三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子不语》与《聊斋志异》中精怪形象的比较，凸显《子不语》中精怪形象的独特性。其次，《子不语》中的叙事主要采用“夜化”叙事进行，“夜化”叙事有其特有的功能，同时与袁枚的诗论呈现互文性特征；最后，从总体上看精怪故事的结构流畅自然，“器物”等线索的串联让故事结构呈现累如贯珠的特征，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条，层层相因，相反相存，让故事连绵不断，故事最终的结局给人一种迅速明快之感。

第四章探寻精怪故事中的思想内涵。首先，论述了精怪故事中思想的宗教性。从精怪故事万物交感的自然观、果报轮回的命运观等展开讨论，揭示精怪故事中的原始宗教思维、佛教果报轮回观的表现。其次，探讨精怪故事中思想的时代性。

主要对抨击汉宋之学中的不合理因素、对人类力量的肯定、以及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等三方面进行论述。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概括本文论点，明晰了本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子不语》；精怪故事；创作与类型；地域；艺术特色；思想内涵

## Study on The Strange Story of *Zi Bu Yu*

### ABSTRACT

Yuan Mei is a literary writer between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the Jiaqing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poetry and literary world, he also ha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h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Yuan Mei mainly focus on their poems, and few scholars specialize in their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herefore, the author takes the strange story in *Zi Bu Y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Yuan Mei's *Zi Bu Yu*.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introduction, the four chapters of the text and the conclusion.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 the author makes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Zi Bu Yu*, the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Zi Bu Yu* strange story, and the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of this paper.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type of the strange story in *Zi Bu Y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us does not say strange powers", 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prison between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the Jiaqing period and inheritance to previous genera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the strange story. and based on the strange activity mode, divides the strange story into three types: bad, helper and other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ange story and the regional flow of Yuan Mei. First of all, I calculate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range story of *Zi Bu Yu* and analyze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story of Yuan Mei's own eyes, the sights of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knowledge of local people and official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trange story of *Zi Bu Yu* in terms of presence and mobility, and is the regional basis of the strange story. Finally, the regionality of the strange story is expressed through regional narrative. The strange story reflects the customs of the fox fairy, the mandrill beliefs, the eating habits, the cliff burial customs. It also reflects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cology.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artistic features in the strange story of *Zi Bu Yu*. The author start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age art of the strange story, the narrative art, and the structure art.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strange images in *Zi Bu Yu* and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the uniqueness of the strange image in *Zi*

*Bu Yu* is highlighted. Secondly, The narrative in *Zi Bu Yu* mainly adopts the "action in the night". The "action in the night" has its own unique func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presents intertextual features with Yuan Mei's poetics. Finally, the structure of the strange story is smooth and natural, and the series of clues such as "objects" make the story structure appear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ds. The causal chain between the plots, progressively, keeps the story continuous, and the final ending of the story gives a feeling of quickness and clarity.

The fourth chapter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n the strange story. First of all, I discussed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 of the strange story. From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fate of reincarnation in the strange story, it reveals the original religious thinking in the strange story and the fate of the retribution of Buddhism. Second,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range story.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backward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slamming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ffirmation of human power, as well as the marital ethics based on "love".

The conclusion part summarizes the full text, summarizes the arguments in this paper, and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research.

**Keywords :** *Zi Bu Yu*; Strange story; Composition and type; Area; Artistic features; Thought connotation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绪论..... 1

    （一）《子不语》研究现状综述..... 1

        1. 命名、材料来源及题材研究..... 1

        2. 创作动机及小说观研究..... 2

        3. 艺术形式研究..... 3

        4. 思想价值研究..... 4

        5. 民俗文化研究..... 5

        6. 《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比较研究..... 6

    （二）《子不语》精怪故事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7

    （三）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8

一 精怪故事的创作与类型..... 9

    （一）精怪故事创作的背景..... 9

        1. “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创作心态..... 9

        2. 乾嘉时期文字狱对创作的影响..... 11

        3. 前代精怪故事的继承..... 12

    （二）精怪故事的类型..... 14

        1. 作祟型..... 14

        2. 助人型..... 15

        3. 其它..... 16

二 精怪故事与袁枚之地域活动..... 16

    （一）精怪故事的空间分布及特征..... 16

        1. 空间分布..... 16

        2. 空间特征..... 17

    （二）精怪故事地域书写之基础..... 20

    （三）精怪故事地域书写之表现..... 24

        1. 地域民俗之表现..... 25

        2. 地域生态之表现..... 27

三 精怪故事的艺术表现..... 31

    （一）《聊斋志异》与《子不语》精怪艺术形象之比较..... 31

1. 精怪种类和身份之比较.....	31
2. 精怪性质之比较.....	33
(二) 精怪故事的“夜化”叙事.....	36
1. “夜化”叙事的定义.....	36
2. “夜化”叙事之功能.....	38
3. “夜化”叙事作品与袁枚诗论的互文.....	40
(三) 精怪故事的艺术结构.....	43
四 精怪故事的思想内涵.....	47
(一) 精怪故事思想的宗教性.....	47
1. 万物交感的自然观.....	47
2. 果报轮回的命运观.....	50
(二) 精怪故事思想的时代性.....	51
1. 对汉宋之学中不合理因素的抨击.....	51
2. 对人类力量的肯定.....	53
3. 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	54
结语.....	55
参考文献.....	57
附录一：《子不语》精怪故事地域分布表.....	63
附录二：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69
致 谢.....	70

## 绪论

《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是清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美食家袁枚以“自娱”为目的搜撰的一部文言小说集。全书内容芜杂，涉及众多题材类型，精怪故事是其众多题材类型中的一种。综观当前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子不语》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为了更好的展开我们的研究，现将目前所掌握的《子不语》及相关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略作梳理归纳。

### （一）《子不语》研究现状综述

本综述主要涉及六个方面：一是《子不语》的命名、材料来源、题材的相关研究；二是袁枚创作动机及小说观的相关研究；三是《子不语》艺术形式的研究；四是《子不语》思想内涵的研究；五是《子不语》中的民俗文化研究；六是《子不语》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比较研究。

#### 1. 命名、材料来源及题材研究

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子不语》的取名源自《论语·述而》篇，后又与元人说部有雷同，遂改名为《新齐谐》。《新齐谐》之名即为小说志怪之意<sup>①</sup>。李小龙反对侯忠义的说法。《〈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认为《子不语》的命名与元人说部雷同的说法并无确切依据。根据袁枚诗作推测，他曾想用《续夷坚志》为是书命名，但又与元好问的《续夷坚志》重名不得不再改为《新齐谐》。而袁枚自刻本的版心仍保留着“子不语”三字，可见他并未将此名完全抛弃。在是书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子不语”之名辨识度高、别致新颖，后世为概括此书内容和特色遂为其定名《子不语》<sup>②</sup>。

《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还梳理了是书的成书过程与故事来源。他认为袁枚好各种杂书，幼年受寡居姑母抚养使其尤爱各种传说故事，这培养了袁枚的志怪兴趣。因此，青年时期袁氏便好于搜集各种传闻，编辑成书，直到七十岁，仍在修订、增补。袁枚坚持“广采”，有的“得之传闻，明言其亲朋好友所述”、有的是“袁枚的亲身和经历目睹”、有的“得自官方的公文邸抄”、有的“来自文献史料和前人著述”。在此基础上，陈静静硕士论文《〈子不语〉材料来源考论》<sup>③</sup>进一步理清了《子不语》中材料的来源。她将《子不语》中的材料来源分为口头

<sup>①</sup>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8-295页。

<sup>②</sup> 李小龙：《〈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31-39页。

<sup>③</sup> 陈静静：《〈子不语〉材料来源考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叙述、书面材料两类。她发现,除了公文、邸抄等来源外,石碑、牌坊、文士文集、医药书籍上的记载也是《子不语》材料的重要来源。同时,作者还对这些材料作了比对分析,有的是照抄,有的是增添情节和内容,有的是删减部分情节内容,有的是串连几本书中的材料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的是一本书中的几则故事拼凑成新的故事内容,有的是借鉴原材料的主旨、结构框架,对其作较大加工。关于《子不语》的故事来源,待有新的文献发现后还可做补充和完善。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还梳理了《子不语》的故事题材。他认为《子不语》中的故事题材可以归为反映世界观、人生观的故事,爱情故事,神鬼怪异故事三类,并分析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篇目;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粗谈了《子不语》的创作与故事题材;林辰的《神怪小说史》将《子不语》作品体裁分为见略记闻、作意讽喻两类;杨倩硕士论文《袁枚〈子不语〉研究》<sup>①</sup>认为《子不语》中的题材应分为“神鬼精怪”“佛道故事与因果轮回”“数术文化”“反映社会民生的故事”四大类。除了对整部《子不语》题材的研究外,还有对某一类题材的专门研究。贾婷婷硕士论文《袁枚〈子不语〉鬼小说研究》<sup>②</sup>认为《子不语》共一千零二十五篇,鬼小说共二百六十七篇,占了整部小说的五分之一还多,从数量上看,鬼小说是值得研究的。她将鬼小说分为批判、歌颂、劝惩、娱乐四类以此展开讨论。

以上研究,可为《子不语》中某一类题材的研究提供参考,减轻题材分类的负担。

## 2. 创作动机及小说观研究

袁枚将发人遐想,动人听闻之事记录下来以满足闲暇时的娱乐需求,他在《子不语》序中说“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sup>③</sup>由此可见袁枚创作《子不语》的随性。他自己认为,《子不语》的创撰仅仅是为了休闲娱乐。

此后的研究者大多承袭了此观点,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sup>④</sup>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等都认为《子不语》思想浅薄,内容杂乱。

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机械的认为《子不语》是受《聊斋志异》影响的仿作,其在思想深度及艺术成就上皆无法与《聊斋志异》媲美<sup>⑤</sup>。各家《中国文学史》多赞同这种说法。21世纪之后,有学者对仿作之说提出了反对。占骁勇《清

<sup>①</sup> 杨倩:《袁枚〈子不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sup>②</sup> 贾婷婷:《袁枚〈子不语〉鬼小说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sup>④</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sup>⑤</sup> 吴礼权著:《中国笔记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37-242页。

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认为《子不语》“表现出一种不屑与乡村秀才争锋的味道”<sup>①</sup>反对其创作是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高玉海《“游戏谰言”与“孤愤之书”——袁枚与蒲松龄小说观比较》也反对《子不语》是《聊斋志异》仿书的说法<sup>②</sup>。她从作者经历、艺术风格等方面作比较，论证《子不语》与《聊斋志异》是两部截然不同的文言小说集。

王正兵《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从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三个方面论述了袁枚的小说思想。第一，他认为袁枚“重视志怪小说的创作，提出‘并行而不悖’之观点，既是袁枚对蒲松龄“孤愤”说的一次响应，更是对小说地位的一种肯定。”而这种肯定有利于扭转“不屑道”的小说风气，提升小说的地位。第二，他认为袁枚注重小说的“自娱”功能。“淡化儒家诗教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娱乐功能”<sup>③</sup>是袁枚的创作动力。言“自娱”的同时，《子不语》的创作过程也张扬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第三，他认为袁枚创作小说坚持“戏编”的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有助于个人性情的抒发，同时对小说的娱乐作用也所有裨益。以上三方面皆是对袁枚小说观的充分肯定。最后，文末也赞同《子不语》创撰过于随性的说法。

综上所述，研究者多沿《子不语》序中所言，认为其为“戏编”。《子不语》的创撰比较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它的教化功能。有的研究者认为《子不语》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而有的研究者却反对这种观点，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说法。

### 3. 艺术形式研究

一些学者对《子不语》的艺术特征作了整体描述，主要集中在文学史的研究中。

鲁迅先生认为《子不语》“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鲁迅先生的评价颇为中肯且对后世学者多有影响。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等，他们都对《子不语》流畅自然的行文方式给予肯定。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也认为《子不语》有摒去雕饰、重在叙事、少有描写等艺术特点。

还有部分论文论及《子不语》中的人物形象、叙事、美学特征等。

刘芸硕士论文《摘掉鬼神的面具——〈子不语〉中的神鬼形象分析》以“宛若平人”的角度分析了《子不语》中的鬼神形象，揭示了鬼神形象在《子不语》中的独特性。作者认为《子不语》“创造了许多可爱的、谐趣的鬼神形象，在志怪小说人格化、人情化的发展趋势下，写出了最贴近人世的鬼神形象。”<sup>④</sup>李剑波、晏萌芳合撰的《浅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的狐精形象》

<sup>①</sup> 占晓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sup>②</sup> 高玉海：《“游戏谰言”与“孤愤之书”——袁枚与蒲松龄小说观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第279-287页。

<sup>③</sup> 王正兵：《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2-107页。

<sup>④</sup> 刘芸：《摘掉鬼神的面具——〈子不语〉中的神鬼形象分析》，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2页。

比较了三部作品中狐精形象的差异性。作者认为“人生现念的相互有别，写作目的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狐精形象塑造的不同。”<sup>①</sup>

刘彦彦、李楚合撰的《论袁枚〈子不语〉的预叙叙事》从叙述学的角度对《子不语》进行研究，认为《子不语》从自然预叙、人类预叙两方面进行叙事。基本表现为“预言—行动—回归预言”的行动模式，既满足了大众期待阅读期待的同时，也实现了小说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同时折射了古人的循环观念<sup>②</sup>。

韩石《“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结合袁枚幼年时的艰辛经历，认为袁枚对“恶”有十分深刻的体验<sup>③</sup>。但该论文过分强调了作者的批判意识，忽略了小说“以文为戏”的娱乐性质。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以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子不语》，认为其作品具有诙谐的审美特征，浓郁的民俗情趣<sup>④</sup>。

综上所述，文学史中艺术特征的研究只是简单的描述，部分论文中的研究仅从一个角度展开论述。研究《子不语》中故事的艺术特征时，应注意多角度的分析，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 4. 思想价值研究

早期的文学史并没有对《子不语》的思想价值有足够的重视。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作品内容也确乎是些供无聊消遣的神鬼怪异之谈，没有什么思想价值。”<sup>⑤</sup>较早肯定《子不语》思想价值的文学史当属苗壮的《笔记小说史》<sup>⑥</sup>。他认为《子不语》的思想价值有三：第一，虽谈鬼神，但多有揶揄；第二，对程朱理学和乾嘉考据学的反对及嘲讽；第三，借神怪故事抨击了吏治腐败，官场黑暗，世风浇薄，极力嘲讽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苗壮之后，王英志也注意到了《子不语》的思想价值。《袁枚评传》<sup>⑦</sup>独辟一章，着重分析了《子不语》“人不怕鬼，人可胜鬼”“不喜佛道，不信风水”、“嘲讽理学，鼓吹情欲”“抨击吏治、褒扬循吏”“贬斥八股，批判科举”的思想价值。首先，袁枚是不怕鬼神的。他认为“人只要有浩然正气，鬼怪并不可怕，对人也无可奈何。鬼怪毕竟是邪气的化身，邪不压正是人间的真谛。”其次，袁枚不乏有对佛、道、风水术的抨击。不信佛、道、风水等是《子不语》思想的重要内容。再次，反对程朱理学，假道学。他认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无法被扼杀。不应过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又，袁枚青年时便被百姓称作好官，他站在

<sup>①</sup> 李剑波，晏萌芳：《浅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的狐精形象》，《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页。

<sup>②</sup> 刘彦彦，李楚：《论袁枚〈子不语〉的预叙叙事》，《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9-183页。

<sup>③</sup> 韩石：《“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79-83页。

<sup>④</sup>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sup>⑤</sup>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69页。

<sup>⑥</sup> 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3-368页。

<sup>⑦</sup> 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8-581页。

民众的一方，所以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子不语》中不乏有他对百姓的同情和恶势力的憎恶。最后，袁枚自小习八股，对其深恶痛绝，他认为陈腐的八股思想都是辜负时光的欺人伎俩，入仕之后立马抛弃八股文。以上观点颇具独到见解。

王正兵反对王英志的观点。《从〈子不语〉看袁枚的重情思想》<sup>①</sup>认为袁枚提倡“性灵说”，“性灵”的核心即是重情。其重情思想在《子不语》中表现为“男女之情”“同性之好”“亲友之情及其他”。《子不语》的思想倾向应在重情上。

王正兵、许建中合撰的《从〈子不语〉看袁枚的吏治思想》<sup>②</sup>通过四方面阐释了袁枚亲民、爱民、以民为本的吏治思想。他们认为《子不语》有儒家正统思想的因素，《子不语》中的故事情节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王云《道教的承负说与袁枚的〈子不语〉》以道教承负说为观察《子不语》的角度，认为《子不语》中既有“父债子偿”式的超自然恶报情节的小说，也有与之相反的小说。“极端的艺术正义是由借超自然力量而造成的善福恶殃情节彰显出来的，是借宗教正义而实现的艺术正义”<sup>③</sup>。因此《子不语》中的此类故事体现了袁枚在思想上的无可比拟的先进性。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撰写，陈常燊翻译的《观念史中的〈子不语〉——袁枚对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的挑战》从精神史的角度挖掘《子不语》的价值。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作者发现《子不语》中的材料是“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历史源泉”<sup>④</sup>，是袁枚对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历史概念提出的重要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子不语》思想的评价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对《子不语》的思想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价值并不高。有人对《子不语》的思想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其思想是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具有无比的先进性。

## 5. 民俗文化研究

马丽君硕士论文《〈子不语〉中的城隍、关帝、阎罗故事分析》<sup>⑤</sup>分章对《子不语》中的城隍、关帝、阎罗等民间信仰展开讨论。首先，梳理了城隍之名的由来、发展历程及《子不语》中城隍的三种职能、认为《子不语》中的城隍具有人格化、世俗化等文化意蕴。其次，梳理关帝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将《子不语》中关帝的故事划分为5类，认为俗民通过关帝信仰寄托世俗情怀和愿望，让生活充

<sup>①</sup> 王正兵：《从〈子不语〉看袁枚的重情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83-185页。

<sup>②</sup> 王正兵，许建中：《从〈子不语〉看袁枚的吏治思想》，《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第258-268页。

<sup>③</sup> 王云：《道教的承负说与袁枚的〈子不语〉》，《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第93页。

<sup>④</sup> 史华罗，陈常燊：《观念史中的〈子不语〉——袁枚对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的挑战》，《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第87页。

<sup>⑤</sup> 马丽君：《〈子不语〉中的城隍、关帝、阎罗故事分析》，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满“确信”以期求得精神上的寄托。最后,对阎罗信仰的发展进行梳理,讨论了阎罗信仰与佛教命由天定、轮回因果、善恶有报观念之间的关系。

此文仅对《子不语》中的民间信仰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子不语》中的民间信仰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6. 《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比较研究

李志孝《言鬼述异 各具情怀——〈聊斋志异〉与〈子不语〉比较三题》<sup>①</sup>比较了两部作品中的狐形象与鬼形象,因果观念,科举态度等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聊斋志异》中多佳狐佳鬼,鬼狐常常具有人情味,“带给人的是融融春风”。而《子不语》中多崇狐厉鬼,鬼狐缺乏人情味,“带给人的是幽幽血腥”。第二,《聊斋志异》更多的流露出善恶必报的观念。而《子不语》中更多反映的是善恶难报的观念。第三,两部作品皆有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蒲松龄虽然有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但从未怀疑过科举制度,而袁枚却直接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这与他们的经历、思想、创作有关。原因在于“前者多理想,后者少热情;前者赞美封建伦理,后者怀疑否定传统;前者多情感宣泄,后者重理智张扬。”

张泓《〈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比较了《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的异同,他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指责讲学家标榜门户和提倡无鬼;而《子不语》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对合理人性的肯定甚至张扬。”<sup>②</sup>作者结合两人的经历、交际圈等分析了其中缘由。

何懿硕士论文《〈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的比较研究》<sup>③</sup>将《新齐谐》中的作品按“继承六朝传统”、“反理学、假道学”、“针砭吏制,官场腐败”、“扶乩”、“同性恋”分为五类,指出了《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思想性与艺术特色的差异。刘慧慧硕士论文《“才子之笔”与“才子之书”》<sup>④</sup>比较了《聊斋志异》与《子不语》的创作动机、故事体裁、故事题材、艺术成就等,肯定了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鸿硕士论文《论袁枚〈子不语〉中鬼小说的创作特色》<sup>⑤</sup>结合袁枚官场经历、诗文作品诠释对鬼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作横向对比,突出《子不语》的特点及价值意义。曲慕娴硕士论文《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子不语〉一兼及〈聊斋志异〉》<sup>⑥</sup>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将《子不语》与《聊斋志异》进行比较,彰显《子不语》中呈现的江南文

<sup>①</sup> 李志孝:《言鬼述异 各具情怀——〈聊斋志异〉与〈子不语〉比较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1期,第25-32页。

<sup>②</sup> 张泓:《〈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68页。

<sup>③</sup> 何懿:《〈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的比较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sup>④</sup> 刘慧慧:《“才子之笔”与“才子之书”》,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sup>⑤</sup> 张鸿:《论袁枚〈子不语〉中鬼小说的创作特色》,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sup>⑥</sup> 曲慕娴:《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子不语〉一兼及〈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化特色。

总的来说，三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期刊论文侧重思想的比较，学位论文侧重创作的比较。

## （二）《子不语》精怪故事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精怪是特定生产力水平及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初民来到这个世界上，将周围的一切都当成和自己类似。”<sup>①</sup>可以说，精怪观念肇始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物的拟人化或人格化。待到社会与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先民将灵魂观念赋予自然物使精怪观念趋于成熟。长期在这种“灵物”观支配下的先民，一面用巫术控制、影响自然物之“灵”，一面以祭祀的方式祈求降福护佑。自然物与人类同一，人类对自然力的望尘莫及便产生了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对精怪观念的固定化、初步仪式化以及长期的保留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精怪观念在自然崇拜中站稳了脚跟。

精怪观念产生后便有精怪故事产生。精怪故事亦称精怪小说，是众多小说题材类型中的一类。精怪故事中既有先民的原始信仰也有后天的某种价值倾向。魏晋志怪中的精怪故事注重一种实录精神，倡导“发明神道之不诬”。而唐人及以后的精怪故事则多本着“有意为小说”的创造倾向，多加入主流或个人的价值观念，如在有颇多精怪故事记述的作品中《聊斋志异》乃“孤愤”之作，《阅微草堂笔记》乃行“劝惩”，袁枚的《子不语》以“戏编”称之，独抒“性灵”。《子不语》中较多的保留了精怪故事背后的原始信仰和思维，同时袁枚作为清代人，其思想也具有时代性。因而，《子不语》中的精怪题材是研究精怪故事的绝好材料。

由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子不语》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子不语》的研究还做得不够充分：

第一，对《子不语》的价值还不够重视。我们发现，各家《中国文学史》对《子不语》的研究往往是概括性的描述，单一的注重其艺术价值。同时，学人对于书民俗文化研究重视不足。少有出版物对《子不语》进行专门的研究。就单篇论文而言，以“子不语”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90年代至今，共有207篇论文。而《聊斋志异》的研究共有8424篇之多。相比之下，《子不语》的研究可谓小巫见大巫。

第二，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模式化。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多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展开相关研究，他们多停留在小说的整理、出版、来源、思想、艺术特点等方面，他们的研究虽然对《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研究颇具借鉴与启发意义，但笔者认为，除了应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新方法的尝试。文学

<sup>①</sup>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地理学是近年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关于小说的研究，鲜有站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思考。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展开一番研究既是尝试也是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力图对《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进行一番讨论，一是对《子不语》精怪故事的构成、类型、艺术表现等进行系统性研究，是对《子不语》相关题材研究的一个补充。二是借《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对人地关系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探掘精怪故事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这样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对《子不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三）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袁枚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其诗文方面，而对其文言小说集《子不语》的研究甚少。文章以《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为研究对象，首先，论述精怪故事的构成。笔者将精怪故事解构为精怪、情节等两个元素，探寻各元素之间的独立意义与相互联系。同时，以精怪的活动方式为依据，对精怪故事进行分类研究，并将其分成作祟、助人、其它等三大类型。然后，探讨了精怪故事种类繁多、身份多样，物性、人性与妖法相统一的形象艺术，独特的“夜化”叙事艺术，以及流畅自然、累如贯珠、连绵不断、迅速明快的结构艺术等艺术表现。其次，站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运用统计分析法，统计了《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分析了其特征。笔者发现作者（讲述者）的流动与故事文本关系密切，故事文本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及地域生态等。再次，运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讨论了精怪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文化意蕴。最后，本研究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子不语》的研究虽然不多，但前人的研究颇具借鉴意义，前文已申，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需要指出的是专著有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2年）、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6年）等，另外期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可见本研究有足够的理论支撑。

## 一 精怪故事的创作与类型

精怪指老而成精的自然物的通灵变化，它们常常参与到人的生产生活中来，故而才有了精怪故事。从体例上讲，早期的精怪故事属于笔记小说中的杂记体，其体例形式按一事一记，独立存在。从内容上说，作者或相信所记之事历史实有，具有“史家别流”的文体性质。精怪故事的成熟期当在魏晋，“这个时期的小说所关心的已不是《山海经》中的那些开天辟地的神话以及远国异民、殊方奇物，而是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吉凶妖祥、男女悲欢、还有方士教徒所信奉的因果报应之类。这样，此时小说中的仙人被世俗化了，鬼物被人情化了，天上地下一切怪异现象都和人息息相关，小说叙述的人情味更浓了。贴近人世的叙述，使人的音容笑貌、情绪性格、喜怒哀乐，被凸现出来。”<sup>①</sup>为了更好的研究《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有必要对精怪故事的创作背景与类型展开讨论。

### （一）精怪故事创作的背景

精怪故事即是主要以精怪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杂记体故事。《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创作主要受“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观念以及乾嘉时期文字狱的影响。

#### 1. “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创作心态

“子不语怪力乱神”语出《论语·述而》篇。此句的主旨主要有两种：

一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是因为“无益于教”。如王肃、何晏、朱熹、李充等人皆持此观点。王肃曰：“怪，怪异也。力，谓若暴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sup>②</sup>何晏认为“此章记夫子为教不道无益之事……怪、力、乱、神有兴于邪，无益于教，故不言也。”李充也认为“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乱神也。怪力，乱神，有兴于邪，无益于教，故不言也。”既然“无益于教”，那么语“怪力乱神”之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败常乱俗”。朱熹进一步指出“其一曰怪，怪则诡异不经，惑人听闻。其一曰力，力则恃强好胜，不顾义理。其一曰乱，乱者干名犯分，为人伦之大变。其一曰神，神者幽远难测为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时之听闻，而信之者必至于坏生人之心术。”（《日讲四书解义》卷六）语“怪力乱神”只会坏人心术，仅可“快一时之听闻”而已。朱熹还认为语“怪力乱神”之事会影响道德术业，“语

<sup>①</sup> 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sup>②</sup> 程树德：《论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1页。

怪则道不中，语力则德不立，语乱则术不修，语神则闻者惑阙。”（《论孟精义·论语精义》卷四上）与朱熹观点类似的还有张栻、赵顺孙、蔡清等人。张栻认为“语怪则乱常，语力则妨德，语乱则损志，语神则惑听，故圣人之言未尝及此。”（《癸巳论语解》卷四）赵顺孙认为语“怪力乱神”之事需格物知至“非格物知至者，而骤以语之，则反滋其惑，故亦不轻以语人。”（《论语纂疏》卷四）蔡清认为语“怪力乱神”会造成不良后果。“语怪则启人惑，语力则启人争，语乱则启人悖理逆伦之事，语神则启人以驰心于不可测知之境。”（《四书蒙引》卷六）故“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一说“神怪之事容或有之”孔子“存而不论”是为了卫道。如刘宗周认为“舍中庸而求之奇诡者，怪也。求之功利者，力也。求之邪慝者，乱也。求之虚者，神也。皆惑世诬民之道也，故圣人不语。记者列此四目，概尽万世异端之学，孔门之卫道严矣哉。”他还举例说“后世如邹衍、公孙龙之说，怪之属也。管商申韩之说，力之属也。杨墨之说，乱之属也。佛老之说，神之属也。”（《论语学案》）现代学者也有附和孔子卫道之观点者，如刘爱敏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几个字虽然简单，却准确概括了孔子思想的精髓，昭显了儒家人文精神与道、墨、阴阳诸家鬼神观念的不同，显示出儒家道德教化治世思想与法家、兵家法制武力治国政策的分歧，也是儒家与佛家的区别所在”<sup>①</sup>。

从上述主旨的梳理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因在于“无益于教”。这种观点相对稳定，自汉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正是对教化功用的重视，只有有益于教化的经史一类的文章才被视为正宗，而以“怪力乱神”之事为述说对象的小说则长期被视为“末流”“小道”，不受重视，甚至遭到删减。小说《拾遗记》中便载有《博物志》因过多的记述“怪力乱神”之事而被汉武帝删减的记录。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掇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sup>②</sup>

虽然汉武帝将本有四百卷的《博物志》删为十卷，十分可惜，但是从删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袁枚作为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创作《子不语》时自然会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在《子

<sup>①</sup> 刘爱敏：《再释“子不语怪力乱神”》，《海岱学刊》，2015年第2期，第224页。

<sup>②</sup> （晋）王嘉：《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0-211页。

不语序》中说：“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然龙血、鬼车，《系词》语之；玄鸟生商，牛羊饲稷，《雅》《颂》语之。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而内外传语此四者尤详。厥何故欤？盖圣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则“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所以立人道之极也。”<sup>①</sup>这实际上是袁枚对“怪力乱神”之事“无益于教”的正统观念的认可。因此多言“怪力乱神”的精怪故事仅能是茶余饭后供人娱乐消遣的谈资，并不能登上大雅之堂。袁枚抱着“怪力乱神”子所不语的创作心态，将精怪故事这一子目放入《子不语》中也就很好理解了。

## 2. 乾嘉时期文字狱对创作的影响

为了巩固皇权，打击异己分子，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以乾隆朝为盛，共施 130 多次。在此高压之下，文人们不敢自由想，思想陷入呆化，生气全无，缺乏创造。议论政治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招致杀身之祸，因此绝对不问政治，不议论政治得失，便成为了此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有论者指出文字狱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sup>②</sup>。知识分子们是闲不住的，于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便把文字狱带来的压抑释放于小说之中，在小说中发表议论，小说的创作便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议论风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 149 篇篇末用“异史氏曰”来发表议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篇目都在篇末发表议论。张潮的《虞初新志》中，基本上每篇篇末都用“张来山曰”来发表议论。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中，篇末用“闲宅曰”“兰岩曰”来发表议论。沈起凤的《谐铎》中，篇末用“铎曰”来发表议论。曾衍东的《小豆棚》、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中，篇末有用语气词“噫”来发表议论的，也有借他人之口来发表议论的。由此可见，在大兴文字狱的背景下，小说领域有着非常浓重的议论风气。

小说中的议论以议事居多，多就事而论事。如《聊斋志异·婴宁》篇中，婴宁爱笑的线索贯穿了整个故事，作者便对她的“笑”发表自己的看法，文末议论道：“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sup>③</sup>作者认为，爱笑正是婴宁聪慧的表现。又如《聊斋志异·金姑夫》篇，写了会稽梅姑祠的逸闻。梅姑生时未嫁而守节是忠贞的，可她死后却要嫁给举子金生，怎么那样无耻呢？作者在文末议论道：“大抵贞魂烈魄，未必即依于土偶；其庙貌有灵，惊世而骇俗者，皆鬼狐凭之耳。”<sup>④</sup>他认为梅姑死后再嫁是鬼狐作祟的结果。又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与《子不语·福建试院树神》均记录了福建汀州试院之事，纪昀认为：“所记稍异，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sup>②</sup> 陈才训：《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求是学刊》，2017 年第 4 期，第 105-111+173 页。

<sup>③</sup> 蒲松龄：《聊斋志异》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54 页。

<sup>④</sup> 蒲松龄：《聊斋志异》上册，第 332 页。

盖传闻之误也。”又如《夜谭随录·韩生》篇中韩生亡于玉皇庙后阁，因无线索，遂成疑案。后知是韩生好色所致，因此作者在文末道：“渔色者，宜警是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除了对某件事的议论之外，还有议论文章者，如《虞初新志·徐霞客传》篇，文末议论道：“叙次生动，觉奇人奇情，跃跃纸上。快读一过，恍如置身蓬莱三岛，不必更读霞客游记矣。”<sup>①</sup>又如《虞初新志·九牛坝观抵戏记》篇，文末议论道：“前段叙事简净，后段议论奇辟，自是佳文。”<sup>②</sup>在两篇故事中，作者都对文章的写作技巧做了一个简短的评价。

而在小说议论风气盛行的环境之下，袁枚的《子不语》里几乎看不到议论，他仅仅是把怪异之事记录下来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袁枚或许比其他小说家更加小心，更加谨慎。一方面，他标榜“怪力乱神”之事“无益于教”，子所不语，价值观上必须符合主流。另一方面，他不随意对“怪力乱神”之事发表议论，以免引火烧身。以此来讲，这种方式也许是在文字狱的高压下避祸的最佳选择。

### 3. 前代精怪故事的继承

如果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创作心态和乾嘉时期文字狱对袁枚精怪故事创作的影响属于历史的“短时段”，那么对前代精怪故事的继承当属历史的“长时段”。精怪故事是以精怪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杂记体故事。《说文解字》释“精”为“择也”，释“怪”为“异也”。精、怪合称则有择取奇异非常之事的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的精怪故事中，我们发现其择取的意味非常浓重。精怪作为小说中的人物，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精怪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种种物件的拼凑，《山海经》《庄子》《新论》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其中《山海经》尤甚，如：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柢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入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sup>③</sup>

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雘。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鸛，其音如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流之泽。其中多赤鱖，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sup>④</sup>

柢阳之山的鹿蜀，马身虎纹而赤尾，旋龟鸟首而虺尾，青丘之山的兽如狐而九尾，赤鱖人面而鱼身，这些精怪都是由一种动物身上选取一部分拼合而成。而

<sup>①</sup>（清）张潮辑：《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页。

<sup>②</sup>（清）张潮辑：《虞初新志》，第31页。

<sup>③</sup>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页。

<sup>④</sup>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6页。



对拼合精怪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博物性质，或记精怪之状貌，之名称，之作用，仅有“怪”的特征，其叙述模式为：何处有什么——名什么——有何作用利弊等。这样的描述正与同时代稗官“夹王车”以备咨询的职能相符。另外，拼合而成的精怪明显带有虚构性，是模仿、想象、虚构的产物，这也正与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原则不谋而合——人物非“人”，但与人类似，小说的人物不是生活中人物的原版，而是作者通过加工之后的呈现。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sup>①</sup>这正体现了小说人物虚构的道理。所以，吴志达说：“《山海经》中的精怪对后世精怪故事有很大的影响。”<sup>②</sup>

六朝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精怪故事在此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精怪故事中的精怪在继承博物性质与虚构性的同时拥有了变化能力，正是精怪的人化，让精怪具有了人性特征。六朝时的作者已经开始对精怪“人物内心的隐秘——梦想、欢乐、悲哀以及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sup>③</sup>进行挖掘，如《列异传》中：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即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sup>④</sup>

故事中的“鲤鱼怪”能化人形，通人语，并参与到了人的婚恋生活中来，可以说精怪已然人格化，隐藏的人性第一次在精怪故事中得以显露，这是作家挖掘过程中对时代的理解，也是精怪小说的一大进步。精怪拥有人性之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精怪故事中的精怪虽有圆形人物，但更多的则属于扁平人物，即一句话或是一个词就可概括其性格特征。如《搜神记》中的《胡博士》《张茂先》等篇目，故事中的老狐教授学生，仅仅体现其“博学”的特征。又如《搜神记》中的《阿紫》，《搜神后记》中的《古冢老狐》则仅体现了狐精的“情欲”倾向。

六朝时期精怪故事的形制基本完备，唐宋及其之后的精怪故事，可以说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余波。精怪故事中的精怪仍然具有变化的特征，仍然带有明显的博物性质和虚构特征，相比六朝时期的精怪故事来说，对精怪故事中精怪的构造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直至袁枚所生活的清代仍是如此，袁枚精怪故事的创作也是

<sup>①</sup> 鲁迅著：《鲁迅杂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sup>②</sup> 吴志达著：《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26页。

<sup>③</sup> 倪浓水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sup>④</sup>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1页。

对六朝时期精怪故事的一种继承，并没有超越六朝时期精怪故事的创作形制。

## （二）精怪故事的类型

在《子不语》中，以精怪的活动方式为分类依据，对精怪故事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下列三类：第一，作祟型；第二，助人型，第三，其它。

### 1. 作祟型

据笔者统计，涉及精怪作祟的故事主要有 72 篇，它们是：《骷髅报仇》《骷髅吹气》《赵大将军刺破皮脸怪》《江中三太子》《蝴蝶怪》《不倒翁》《水鬼帚》《罗刹鸟》《狐撞钟》《鄱阳湖黑鱼精》《囊囊》《羊骨怪》《秦毛人》《猎户除狐》《斧断狐尾》《樱桃鬼》《大毛人攫女》《吴生不归》《狐仙冒充观音三年》《簸箕龟》《吴子云》《木箍颈》《黑柱》《猴怪》《绿毛怪》《王莽时蛇冤》《狐诗》《人熊》《炮打蝗虫》《归安鱼怪》《牛头大王》《狸称表兄》《牛僵尸》《蝎道人》《江西水怪》《驱蜚》《白骨精》《鼋壳亭》《娄真人错捉妖》《天台县缸》《木皂吏》《陕西茶客》《山娘娘》《瓜州公子》《骷髅祈恩》《黑苗洞》《旱魃》《蝎怪》《蛇王》《礲怪》《玉梅》《树怪》《白石精》《东医宝鉴有法治狐》《香亭记梦》《水怪吹气》《瓦屑庙石人无头》《鬼吹头弯》《铁公鸡》《狐仙亲嘴》《猫怪》《匾怪》《鱼怪》《乍浦海怪》《鳖精》《心经诛狐》《鸟怪》《楼怪》《石板中怪》《瓜子妖》《黑眚畏盐》《安庆府学狐》。这些故事占了精怪故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作祟型的故事又分以下几种：第一，精怪与人有恩怨纠葛，报复于人而作祟的故事，如：

常熟孙君寿，性狞恶，好慢神虐鬼。与人游山，胀如厕，戏取荒冢骷髅，蹲踞之，令吞其粪，曰：“汝食佳乎？”骷髅张口曰：“佳。”君寿大骇，急走，骷髅随之，滚地如车轮然。君寿至桥，骷髅不得上。君寿登高望之，骷髅仍滚归原处。君寿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日遗矢，辄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毕更遗，遗毕更食，三日而死。<sup>①</sup>

孙寿，因好“慢神虐鬼”，与友人出游时恶作剧荒野的骷髅，遂招来了骷髅的报复，吞矢而亡。除了此则故事之外，主动招惹精怪以至招来精怪作祟报复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江西水怪》写了某人在水滨用符咒捕鱼，因食鱼怪子孙众多，鱼怪故来报仇。《鳖精》写了孙家婿杀鳖精子孙太多，鳖精故率其类来报仇。《瓜州公子》写了胡家嫂坏精怪姻缘，故而胡家老翁遭到精怪的戏弄。《骷髅祈恩》写了陈以夔借已故之人天灵盖替人圆光，后被骷髅报复，遍身青肿而死。《铁公鸡》写了济南富翁某断了后院狐仙的供奉，狐仙无家可归，遂作祟报复。《江中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 6 页。

三太子》写了被捕之鼋化为金甲人托梦顾三典之岳母求助，希望顾三典勿食己，而顾三典却食之，顾家遂遭火灾。

第二，无具体原因而作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中有大量的除怪情节出现。如《赵大将军刺皮脸怪》写了皮脸怪府衙中作祟，赵将军以长戟刺怪将之制服。《蝴蝶怪》写了蝴蝶怪欲食叶某，叶某呼救关帝，关帝持巨刃而下，制服蝴蝶怪。《水鬼帚》写了牛拔出水中的敝帚，水中便不再有溺水发生。《鄱阳湖黑鱼精》写了许客死于黑鱼精之手，其子请天师制服之事。《猎户除狐》写了狐作祟于海昌元化镇某富家，请道士做法无效，猎户暮冬借宿，为其除之。

第三，没有得到祭享而作祟的故事。《天台县缸》一篇写了“天台县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让与一缸居之，相传为前朝故物。缸有神灵，能知人祸福，凡县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礼祭之，否则作祟。”<sup>①</sup>《狐诗》写了仆人没有祭祀县署中的狐仙，从而被狐仙绑在柱子上当作祭品。

第四，精怪为了逃避惩罚找替死鬼而作祟。《褐道人》写了褐道人预言德公某年升官，某年得红顶，某年遭雷击。升官之事应验，故而对褐道人深信不疑，求避雷击之法。实际上褐道人乃蝎子精所变，以术愚人，言德公将遭雷击，实际却是自己将遭雷击，德公只是他寻找的替死鬼而已。

第五，精怪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作祟。《囊囊》写了蓑衣虫因爱女姿色，奸淫妇女。《大毛人攫女》写了盛夏月夜，赵氏妇出户野溺，被毛人掳去，奸淫而死。《吴生不归》写了吴生被妖女迷惑，纵欲而不归之事。《娄真人错捉妖》写了身着方巾黑袍的精怪日日皆来与女求欢，作祟不止。《玉梅》写了状如黑羊的精怪每夜都来奸淫丫鬟玉梅，香亭转售他家，怪乃止。上述精怪作祟都是为了满足自身淫欲。另外，精怪也如人一样，需要人服侍，如《白石精》中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摄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sup>②</sup>

## 2. 助人型

涉及精怪助人的故事主要有 11 篇，它们是：《狐生员劝人修仙》《三头人》《喀雄》《冷秋江》《狐仙知科举》《狐读时文》《王都司》《海中毛人张口生风》《广信狐仙》《扫螺蛳》《白龙潭》。精怪助人的方式有多种，有助人升仙、升迁，有助人脱难、致富，有助人姻缘等。

第一，助人升仙、升迁。《狐生员劝人修仙》写了狐仙告诉赵公狐类修仙不易，给人升仙之法。狐修仙需“先学人形，再学人语；学人语者，先学鸟语；学鸟语者，又必须尽学四海九州之鸟语，无所不能，然后能为人声，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学仙较异类学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贵人、文人学仙，较凡人又省三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 251 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 294 页。

百年功苦。”<sup>①</sup>《狐仙知科举》写了吴某家素奉狐仙，狐仙异能预知将有人升迁。

《狐读时文》写了狐仙愿嫁与李生，以成婚为资，鼓励李生发奋读书，并帮李生修改时文助其中举。《广信狐仙》写了徐夫人助狐仙脱困，作为回报狐仙为徐公预测了假山石倒的灾难，并助其升任赣南道。

第二，助人脱难、致富。《三头人》写了张氏兄弟失道遇大黑牛，宿古庙，遇两夜叉，大黑牛出与之斗，夜叉败走，张遂获救。《冷秋江》写了程姓者过荒冢，为群鬼所击，木主所化的冷秋江路过荒冢救之。《海中毛人张口生风》写了海船遇飓风迷失海道，海岛遇毛人，毛人口吹飓风助船上之人回到乡。上述都是当人处于为难之时，精怪助人脱难的故事。除了助人脱难之外，还有因人类对精怪有恩，精怪回报人类，助人致富的故事。《王司都》写了王司都放生狐仙，作为回报狐仙作祟于富人家，令王前往除怪，富人家定会重金回报。以此方法王获五千金。《白龙潭》写了白龙争潭向夷人依求助，功成后白龙馈以依家黄金满缸。

第三，助人姻缘，精怪助人姻缘的举动目的在于报恩。《喀雄》写了喀雄爱周女而不得，狐仙为报前世之德，乃化身周女嫁于喀雄。周女娘家人知晓狐女之事后，担心狐女所化之女败坏周家门声，便将周女嫁予喀雄了。

### 3. 其它

其它类共 56 篇，它们是：《陈圣涛遇狐》《羊践前缘》《人同》《戾魇精》《缚山魃》《老姬变狼》《白虹精》《霹雳脯》《狐祖师》《蜈蚣吐丹》《禹王碑吞蛇》《雷震蜈妖》《水定庵牡丹》《张光熊》《狐仙自缢》《仲能》《柳树精》《狐丹》《鸡脚人》《海和尚》《一足蛇》《方蚌》《石狮求救命》《竹叶鬼》《泥刘海仙行走》《福建试院树神》《浮泥》《水精孝廉》《狐道学》《狐仙开账》《美人鱼人面猪》《治妖易治人难》《驱狐四字》《獭怪》《枯骨自赞》《狙》《旱魃有三种》《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亡父化妖》《乾鹿子》《物变》《人变树》《四耳猫》《石人赌钱》《尸奔》《骷髅三种》《山魃怕桑刀》《狐仙正论》《狐仙惧内》《麒麟喊冤》《李生遇狐》《秀结宜男》《九尾蛇》《人变鱼》《食猴怪物名石掬》上述故事我们又可将其分为奇闻异事类、婚媾类、诉讼类。

奇闻异事类。如《羊践前缘》写了张先生见两羊纱帐中交媾，再续前缘的奇见。《人同》写了喀尔喀地区能通人性的奇兽人同与某将军的故事。《缚山魃》写了湖州孙叶飞掌教云南时山魃之奇见。《霹雳脯》写了蜘蛛精斗法。《蜈蚣吐丹》写了章升扶过温州雁荡山见蜈蚣吐红丹捕蛇。《禹王碑吞蛇》写了厨人张某在狩猎邛崃山的所见。《雷震蜈妖》写了严陵宋淡山于乾隆丁亥夏见遂安县民家雷震其屋。《水定庵牡丹》写了牡丹妖的幻术。《仲能》写了陈某醉后见有一老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 8 页。

翁踞其腹。《柳树精》写了柳树精深夜敲鼓。《狐丹》写了狐精能吐红丹。《鸡脚人》写了出海见鸡脚人之事。《一足蛇》写了一只脚的毒蛇。《方蚌》写了蚌中住有夜叉。《石狮求救命》写了石狮子夜晚求救命。《竹叶鬼》写了晚上见竹叶以为是鬼。《泥刘海仙行走》写了晚间泥塑下地走路。《福建试院树神》写了福建试院的神树。《狐道学》写了狐精遵守道学。《狐仙开账》写了狐仙与张某交好，整日酒食，月余后一一开账之事。《枯骨自赞》写了好有大官好奉承，死后自赞的故事。《石人赌钱》写了苏州上方山有石人夜晚赌钱。《狐仙自缢》写了狐仙吊死于有缢死鬼的房中。《驱狐四字》写了“右户”“右夜”四个字就能驱走狐妖。奇闻异事中还有变化类故事，如《老妪变狼》写的是一老妪两臂生毛，化为狼事。《亡父化妖》写了亡父之骨化为妖异。《物变》写了于阗河到了每年的八九月，河中石子化为玉，俄罗斯来的鸟化为灰鼠，沙鱼化虎、变鹿，蚂蚁相斗化为蝇虾，爬虫化为蜻蜓，怒毒变蜈蚣。《人变树》写了外国兀鲁特回民自尽之后能化为树。

博物类。这类故事中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对某种精怪进行一番介绍。如《旱魃有三种》中直接对旱魃进行介绍“一种似兽，一种乃僵尸所变，皆能为旱，止风雨。惟上上旱魃名‘格’，为害尤甚。似人而长，头顶有一目，能吃龙，雨师皆畏之。见云起，仰首吹嘘，云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sup>①</sup>对精怪进行介绍的还有《骷髅三种》《水精孝廉》《美人鱼人面猪》《海和尚》《狐》《乾麂子》《四耳猫》《九尾蛇》等篇目。第二是对某种精怪进行一番考证。如《浮尼》中的浮尼则考自《桂海稗编》，《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中的石匣则考自《涌幢小品》。

婚媾类。这些精怪要么是与人有夙缘而“自荐枕席”，如《陈圣涛遇狐》中“美妇倚楼窥”，陈以目挑之，“妇腾身下”，自言其与陈圣涛“有夙缘故耳”，二人遂成夫妇。又如《白虹精》中老妇言：“吾与汝有宿缘，小女欲侍君子。……我呼渡时，缘从我生；汝肯渡时，缘从汝起。”<sup>②</sup>要么是见书生“美风姿”而投怀送抱，如《夙魃精》中华生“试前乞火，女笑而与之。亦以目相注。”并对华生说：“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静僻一室，妾当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门。”<sup>③</sup>夙魃精的语言颇为露骨并带有挑逗的意味。又如《张光熊》中狐仙“爱郎姿貌，故来相就”。

诉讼类。诉讼类故事主要是人与精怪的恩怨纠葛，如《狐祖师》中的狐精奸淫人间妇女，村民则诉于关帝。又如《治妖易治人难》金家所嫁之女真假难辨，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26-427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96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6页。

故诉于官。由于诉讼类故事在精怪故事中很少，本文在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 二 精怪故事与袁枚之地域活动

空间意识很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如对“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四海”、“六合”、“八荒”等等空间范畴的认识,这种空间意识不自觉地显露在精怪故事中。地域属于空间的范畴,广泛的地域性使精怪故事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

### (一) 精怪故事的空间分布及特征

#### 1. 空间分布

“空间”既可以指一定的土地范围和地区范围,也可以指精怪的某个活动范围。从土地范围和地区范围的角度讲,《子不语》精怪故事分布在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安徽、广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云南、福建、陕西、山西、蒙古、甘肃、贵州、台湾、新疆等地区<sup>①</sup>。

江苏共有 29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17 篇,助人类故事 3 篇,其它类故事 9 篇;浙江共有 27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19 篇,其它类故事 8 篇;直隶共有 10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4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5 篇;山东共有 6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4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1 篇;安徽共有 5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4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广东共有 6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5 篇;河南共有 5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4 篇,其它类故事 1 篇;四川共有 5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1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3 篇;江西共有 5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3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1 篇;湖广共有 5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3 篇,其它类故事 2 篇;云南共有 4 篇,助人类故事 2 篇,其它类故事 2 篇;福建共有 3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1 篇,其它类故事 2 篇;福建共有 3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2 篇,其它类故事 1 篇;山西共有 3 篇,其中作祟类故事 2 篇,助人类故事 1 篇;蒙古共有 2 篇,其中其它类故事 2 篇;甘肃、台湾各 1 篇为助人类故事;贵州、广西、新疆各 1 篇为其它类故事。

从精怪的活动范围上讲,《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精怪活动的空间可分为人造空间和自然空间两种类型。人造的空间中有祠、庵、庙等宗教场所,如《木皂吏》中的土地祠,《水定庵牡丹》中的水定庵,《王都司》中的关帝庙,《鬼吹头弯》中的古庙等等;有供人办公、生产、生活、休憩的场所,如《石人赌钱》中的卫所,《赵大将军剥皮脸怪》中的西察院衙门,《黑眚畏盐》中的古坟,《罗刹鸟》中的婚房,《狐生员劝人修仙》《张光熊》中的西楼,《李生遇狐》中的别院,

<sup>①</sup> 限于篇幅,《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详见附表一。



《陕西茶客》中的旅店，《旱魃》中的邮亭等等。在自然的空间中，精怪的活动有在山中的，如《骷髅报仇》《蝴蝶怪》等篇目；有活动在河流、水涧中的，如《归安鱼怪》《西江水怪》《树怪》等篇目；有活动在湖泊中的，如《鄱阳湖黑鱼精》《白龙潭》等篇目；有活动在海洋中的，如《水怪吹气》《乍浦海怪》等篇目；有活动在洞中的，如《黑苗洞》《乾麂子》等篇目。

从上可见，精怪故事分布的范围和精怪活动的范围都非常之宽广。

## 2. 空间特征

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呈现如下空间特征：

首先，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具有广泛性特征。这种广泛性在先秦时期就有明显的表现，中原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等地区都有精怪的记述。比如：

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蠃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洸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sup>①</sup>

这些精怪是多种动物或人与动物的复合貌。鲑蠃，形状如小儿，长一尺四寸，黑衣，带剑持戟。洸阳，是豹头马尾的复合。峩，形状如狗，头上有角，身五彩。彷徨，形状若蛇，两头，身五彩。在齐鲁文化区中，《国语·鲁语》也提及了龙、罔象、夔、魍魉、贲羊等精怪。

除了中原文化区与齐鲁文化区有对精怪的记述之外，被视为“荆蛮”的楚人作品中也有关于精怪的描述，比如：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归来归来，不可久淫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螭若象，玄蠡若壶些。五谷不生，藁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徨无所依，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僂僂些。悬人以娱，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胥血拇，逐人𪚗𪚗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sup>②</sup>

东方有千仞长人，南方有雕刻额头染黑牙齿的人怪、大狐狸、九头长蛇。西

<sup>①</sup> 冀昀主编：《庄子》，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207页。

<sup>②</sup> 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3-268页。

方有大象般的蚂蚁，葫芦大的黑蜂。九重天上有虎豹、九头妖、豺狼。幽都有土伯、虎头怪。在楚人的认识中，四方上下可谓精怪横行。

相对于先秦的一些记录来说，在《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更广，更具体，它是对先秦所记录的地域的扩充，涉及蒙古、直隶、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甘肃、新疆、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甚至远在俄罗斯的精怪都有记录。

其次，就单个精怪故事来讲，故事中的精怪往往依存于自然地域空间，它们对自然地域空间具有依赖性。《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的精怪主要依存于山河湖海，有明显的占山、占河、占湖、占海倾向。如《骷髅报仇》《蝴蝶怪》《秦毛人》《冷秋江》《狐仙冒充观音三年》《蜈蚣吐丹》《禹王碑吞蛇》《王莽时蛇冤》《白骨精》《海和尚》《石板中怪》《九尾蛇》等篇目中精怪依存于山岳；《归安鱼怪》《西江水怪》《鼋壳亭》《浮尼》等篇目中精怪依存于河流；《鄱阳湖黑鱼精》《白龙潭》等篇目中精怪依赖于湖泊；《水怪吹气》《乍浦海怪》中精怪依存于海洋。

精怪对自然地域空间的依赖性，在魏晋及其以前的有关精怪的记录中早有体现，为了行文方便现将敦煌卷子《白泽精怪图》《抱朴子内篇·登涉》《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神异典·妖怪部》中的精怪罗列于下表：

表 2.1 精怪表

序号	精怪	表现
1	钩注	灶无故自湿润者，有钩注居之，其状如虾蟆，去之则已。家不宜子孙、不畜鸡也。
2	云阳	山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即吉。
3	铜铁之精	山见胡人者，铜铁之精也。
4	四激	山水之间见吏（人）者，名曰四激，呼（之）吉。
5	升卿	山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卿，呼（之）吉。
6	吏	山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者，以白石掷之，则息。
7	蚊、热内	山中山精之型，如小儿而独足，向后走，喜来犯人。
8	杖	厕之精名曰依倚，青衣，特曰杖。
9	必方	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间生精名曰必方。
10	野	故门之精名野，状如朱儒，见人即拜，以名呼之，宜饮食。
11	挥文	故宅之精名曰挥文。
12	元	故废丘墓之精名曰元，状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杵舂，以其名呼之宜朱（米）谷。

13	忌	故道往之精名忌，状如野人。
14	意	故池之精名意，状如豚。
15	观	故井之精名观，状如美女，好吹箫。
16	两贵	故台屋之精名两贵，状如赤狗。
17	喜	左右有石，水生其间，水出流千岁不绝，其精名曰喜。状如小儿，黑色。
18	郎鬼	丘墓之精名郎鬼，善与人斗不休。
19	毛门	故市之精名毛门，其状如困，无手足。
20	傒龙	室之精名傒龙，如小儿，长一尺四寸，长黑，赤帻大冠，带剑持戟。
21	夔	山之精名夔，状如鼓，一足而行。
22	卑	故溷之精名曰卑，状如美女而持镜。

由表 2.1 可知，“云阳”“铜铁之精”“升卿”“吏”“蛟”“热内”“夔”等精怪与山有着密切联系；“四激”“必方”“喜”生于山水间，与山水交接处联系紧密；还有一些精怪如“钩注”与灶、“野”与故门、“挥文”与故宅、“元”与故废丘墓、“忌”与故道、“意”与故池、“观”与故井、“两贵”与故台屋、“毛门”与故市、“傒龙”与室、“卑”与故溷等。此外，《国语·鲁语》中孔子还提到了水中的龙、罔象，木石之怪夔、魍魉，土中之怪贲羊等。它们皆依存于自然地域空间，在山中，水中、丘陵、山林、田野、湖泽等等。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相对于魏晋及其以前的精怪故事来说，《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的精怪对自然地域空间的依存仅限于江河湖海，可以说比较单一。而魏晋及其以前的精怪依赖的自然地域空间的种类则更加丰富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子不语》中所涉及的自然地域空间的类别减少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子不语》还是魏晋及其以前的精怪故事，精怪都与山岳有着密切联系，本文第四章有专门论述，此处姑且不论。

再次，精怪故事中地域空间的表述体现在对陌生空间的探索性上。与精怪有联系的地域空间都是一些非日常空间（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地方，精怪也只会出现在一些角落），其往往具有某种神秘因素。在强烈的求知欲望地推动下，人类天生就对非日常空间充满着好奇心与探索欲。《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序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sup>①</sup>潘建国在袁行霈“士”说的基础上提出“稗官”在周官系统中应指“土训”、“诵训”还有“训方氏”<sup>②</sup>。土训具有“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愿以辨地物”的职能，掌握的是非日常空间中山川、地势、恶物等自然地理空间的叙述。诵训具有“道方志，以

<sup>①</sup>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745 页。

<sup>②</sup>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4-20 页。

诏观事”“道方愿，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的职能，掌握的是非日常空间中地方史志、风俗、禁忌等的叙述。因为稗官咨询之职，他们必然要对非日常空间进行探索，以备咨询之用。对非日常空间探索的记叙便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精怪故事也是在对非日常空间的探索中产生的。作为“小说最古者”的《山海经》便记述了颇多非日常空间中的精怪，其记述方式是“科普”式的，作者的目的在于告诉阅读者何处有何物，此物有何种作用及危害等。这种记述方式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志怪小说中，《子不语》中也有体现，如《旱魃有三种》《骷髅三种》等篇目。

最后，精怪故事中的地域空间具有限制性特征。空间是物类活动的处所，限制了故事发生的场所及人物活动的范围，是一切故事上演的“大舞台”。在“大舞台”上地域空间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以此反映特定地域的时代特征、风俗世态、人际交往等众多社会因素。第一，故事的主角总是活动在某种社会关系当中，空间距离实际反映的是故事主人公与其他角色的关系，空间的改变也意味着主人公与其他角色关系的转变，从而不断形成新的故事。如《狐仙冒充观音三年》中，身处旅店时的狐精只是一美妇人，发生的是向张天师祈求人间香火的故事。而到了某观音庵中，发生的却是狐精借观音之身作祟的故事。又如《李生遇狐》中，狐仙未入室之前，她仅仅是妖媚的身份，但其入室后，不仅与李生欢好，且“常教生作诗填词，并为改削。间与论时文。”<sup>①</sup>显然狐仙与李生已成了知心爱人。第二，空间是性格展现的重要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赵大将军刺皮脸怪》中记赵良栋刺杀皮脸怪之事。赵良栋一生战功卓著，先后夺四川，平云南，大小战役无数。康熙帝称其为：“良栋伟男子，著有功绩。”由赵良栋之事迹可见其本人气质非凡。在《子不语》中，故事的讲述者以借宿于“关锁百余年，颇有怪”的西察院衙门，以及“置眷属于内室，而已独占正房”的空间安排展开故事叙述，这种空间安排实际上是为了突显赵良栋征战南北的英雄气概。

## （二）精怪故事地域书写之基础

精怪故事的地域叙事与作者（讲述者）的在地性关系紧密，而在地性又与作者（讲述者）的流动性有关，只有频繁的空间转换才能有丰富的在地故事。综合王英志《袁枚评传》中附录方濬师的《随园先生年谱》、杨鸿烈《袁枚评传》中的年谱部分、傅毓衡《袁枚年谱》、郑幸《袁枚年谱新编》<sup>②</sup>，笔者将袁枚行迹大致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97页。

<sup>②</sup> 参见：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8页-647页。杨鸿烈：《袁枚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页-145页。傅毓衡：《袁枚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分为求学、做官、出游<sup>①</sup>等三类：

第一，乾隆六年辛酉（1741）以前，求学是袁枚发生地域流动的主要原因。

雍正十年壬子（1732）以前主要活动于杭州；

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1736）经江西高安、彭蠡，过湖南长沙，抵桂林，投广西巡抚金鉉幕府中。同年八月，自广西入京赴考，历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入京；

乾隆四年己未（1739）上疏祈假归娶。过天津、直隶保定府安肃、江苏淮安、扬州、镇江等地；

乾隆五年庚申（1740）抵杭州，完婚。五月，偕家眷乘舟北上；

第二，乾隆七年壬戌（1742）至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做官是袁枚流动主要原因。

乾隆七年壬戌（1742）授知县离京，赴江南知县任。历直隶、山东等地南下。秋，抵江宁，以需次，便游金陵。秋，授溧水知县。冬，离溧水知县，改官江浦；

乾隆八年癸亥（1743）离江浦知县，改官沭阳。春夏间，往苏州一游。十二月赴宿口征漕粮。冬，赴赣榆县鞫狱；

乾隆十年乙丑（1745）离沭阳，移知江宁；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以公事往扬州。冬，眷属归居杭州；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至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主要活动地在苏州、杭州等地，其间还有往金陵、铜井、乌镇、淮安、江宁、滁州等地；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北上入都，时经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入直隶。过安徽宿州、河北乡旅店。三月，离京，过直隶保定府经河南入陕。五月，抵西安。九月，接父滨亡讯，即刻南归；

第三，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至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交游是袁枚流动的主要原因。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往淮安；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至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间，袁枚主要活动地在苏州、杭州、扬州、江宁等地。其间还有到过嘉兴、无锡、滁州、镇江、常熟、惠山、淮安、湖州、丹阳、吴江、六合等地；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袁枚出游天台，经溧阳，过杭州，渡钱塘江，游天姥寺，自赤城上天台。过台州、黄岩、乐清，前往雁荡山。过永嘉县。在温州逗留数日，渡温溪，往青田，观瀑石门。过缙云，抵兰溪，归杭州。九月，往安徽芜湖。冬，往如皋；

<sup>①</sup> 求学、做官过程中不免有出游经历，但所涉地域只占少数。为了行文方便，该过程中的出游地归入求学、做官类。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游黄山，经安徽和州、采石，抵新安雄村。五月三日，出汤口镇，过回龙桥，过太平县，往安徽九华山。过五溪、贵池、桐城等地；

乾隆四十九年癸卯（1784）子才应袁树之招，作岭南之游。途经之地有安徽芜湖、江西南昌、吉安、南安、梅岭、南雄州、韶州府、英德县、清远县、肇庆府、广州、桂林、兴安、全州、永州、湖南衡山、长沙府、岳阳、湖北武昌、彭泽等地；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到过安徽芜湖；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往游福建武夷山。途径吴江县、杭州、江山、入福建浦城县。绕道江西，游铅山县积翠岩。复过玉山，入浙江境；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8）游沐阳、过盐城；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过嘉兴；

乾隆五十七年辛亥（1792）重游天台。过杭州、绍兴。三月，抵天台、过松江，过苏州、常州、镇江等地；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三游天台。抵仪征、抵常州、吴江；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到过如皋、杭州、溧阳、宁波等地。

有论者认为在地性是地域叙事之基础。小说文本的在地性同作者（讲述者）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作者（或故事讲述者）在故事的现场的亲历或亲见；二是讲述者向作者讲述亲历亲见，讲述者在故事发生地，作者不在地；三是作者与讲述者都不在故事发生地，故事是讲述者转述他人的见闻经历。”<sup>①</sup>笔者赞同她的观点。

作者本人的亲历亲见是精怪故事在地性的体现。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袁枚出游天台，《天台县缸》即袁枚出游天台时的亲身经历。乾隆元年丙辰（1736）袁枚投广西巡抚金銓幕府，《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乃是就幕途中借道全州之亲见，故事道：“余过广西全州，见绝壁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无盖”<sup>②</sup>。

讲述者向作者讲述亲历亲见也是精怪故事在地性的体现，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亲友行迹所见转述给袁枚的。故事讲述人是在场的，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亲历者。《水鬼帚》乃是“表弟张鸿业，寓秦淮潘姓河房”<sup>③</sup>时亲历之事。《玉梅》篇中的玉梅乃从弟袁树家婢，此事就发生在从弟袁树自己家。《香亭记梦》是从弟袁树赴都谒选时所亲历之事。《蜈蚣吐丹》乃“余舅氏章升扶过

<sup>①</sup> 杨宗红：《在场性与流动性：〈夷坚志〉地域书写之考察》，《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29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3页。

温州雁荡山”<sup>①</sup>所见。《食猴怪物名石掬》乃“吾乡爱堂居士往游”所见。《美人鱼人面猪》乃是平湖张九丹先生亲见。《东医宝鉴有法治狐》“此事余在江西谢蕴山太史家亲见杨孝廉为余言之”<sup>②</sup>。《人变鱼》乃是“从子致华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响过夔州城”<sup>③</sup>的见闻。《心经诛狐》“皆国向亲历之事，向人言之”。

第二，当地人或当地官员的所见所闻转述给袁枚，故事讲述者是在地的。上述行迹可以看出，袁枚人生大半部分时间都在出游上，去过的地方很多，交游十分广泛，与当地人及当地官员往来甚夥。《四耳猫》乃“从简州来者，亲为余言。”

《扫螺丝》是山西徐浩转述给袁枚的故事。《罗刹鸟》乃是直隶“正黄旗张君广基为予述之”。《石板中怪》为桐城当地人“朱书楼云”。《李生遇狐》乃“新安洪介亭所说”。《狐撞钟》乃“陈公树蓍，任汀漳道时”之亲见。《狐丹》之事乃“钱竹初明府为予言”。《狐读时文》乃“临邛知州杨潮观为予言”。《狙》乃“常州蒋明府言”。《人变树》乃“秦中明府蒋云骧云”。《羊践前缘》“此事梁瑶峰相公言”。《石狮求救命》乃广州潮州府方应元太守述与袁枚。《福建试院树神》是纪昀视学闽省时所见。《鬼吹头弯》乃江西武举林千总“解响入都，路过山东”发生的故事。《簸箕龟》是山阴刘际云舟过镇江的亲历。《瓜子妖》是江宁官署中陶方伯的亲历。有的精怪故事作者不在地，转述者不在地，但故事主人公或参与者是在地的。《赵大将军刺皮脸怪》《狐生员劝人修仙》“此二事得于镇远太守讳之坛者。”赵之坛是《赵大将军刺皮脸怪》故事主人公赵良栋之孙，是《狐生员劝人修仙》故事主人公赵襄敏之子，此二则故事的主人公赵良栋、赵襄敏是在地的。这两则故事当是故事的亲历者讲述给故事的讲述者，故事的讲述者再转述给袁枚的。《广信狐仙》一则故事的主人公为广信府守徐芷亭，其故事是“徐公子秉鉴为我言”。《一足蛇》转述的是谢大痴之友在黔时的见闻，故而文中有“谢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之句。

无论是袁枚亲历亲见的故事，还是袁枚亲友、当地人或当地官员记录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当地实有的。闽省附近海域有多次海啸的记录，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大海啸，乾隆四十六年（1781）台湾海啸，乾隆四十七年（1782）华南海啸，发生在福建汀漳道的《狐撞钟》一篇中说的“海水屡啸”其记录的就是这段海啸的历史。另外，一些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如《江中三太子》中的苏州顾三典好食鼋之事，在江苏巡抚采进的《此木轩经说汇编》中也有记载。可见这些故事并非袁枚胡编乱造。

综上，袁枚一生游历广泛，交友甚夥，袁枚的流动丰富了精怪故事的在地内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15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295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508页。



涵。袁枚的亲历亲见、亲友行迹所见、当地人和在地官员的所见所闻皆是精怪故事在地性的体现，这些故事都取自于当地，是《子不语》精怪故事地域书写的基础。

（三）精怪故事地域书写之表现

袁枚《子不语》精怪故事中记录的都是当地故事，即当地实有发生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地理因素造成了精怪故事不同的地域特征，精怪故事的地域书写是对特定地域的表现。精怪故事中涉及的精怪种类众多、地域众多，其中 21 种动物精怪的地域分布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sup>①</sup>。现将动物精怪的地域分布罗列如下表：

表 2.2 动物精怪地域分布表

数 量 地 区	精 怪	狐	鼯	蝶	鱼	蓑衣虫	羊	山魃	蜘蛛	蜈蚣	龟	猴	蛇	蛤蟆	牛	蝎	鼠	蜃	鳖	猫	獭	鸟	蝗虫
北方地区	直隶	4		1																			
	河南	2																					1
	山东	2			1		1							1									
	山西	1														1							
	甘肃	1																					
南方地区	江苏	7	2		1				1		1	1			2				1	1			1
	浙江	3			2			1		1			2	1				1			1		
	安徽	2				1	1																
	江西	1			1								1										
	福建	1																					
	广东	1																					
	湖南												1										
	湖北	1																					
	四川	1																					
	贵州												1										
	云南							1															

由表 2.2 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精怪故事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数量众多，结合上述袁枚行迹来看，江浙地区是精怪故事地域叙事的重心，这与作者在地时长有关。袁枚大多数时间活动在江苏、浙江等省份，因此江苏、浙江两省所得来的精怪故事自然就多，共有 30 篇。第二，狐精故事数量最多，且分布最为广泛，南北兼有。山魃故事仅发生在南方。第三，南方记录的精怪以水生动物

<sup>①</sup> 《子不语》精怪故事中，动物精怪最能体现精怪故事的地域特征，故此处仅选择动物精怪进行论述。另，动物精怪，仅指现实生活中能见到原型的精怪，带有神话传说意味的动物精怪不在此列。

物为主。上述特点与精怪故事地域书写之表现关系密切，我们可以通过动物精怪的地域分布窥见其地域表现。

## 1. 地域民俗之表现

### (1) 狐仙信仰

精怪分布的地域反映当地生活生产情况。《子不语》中的狐精故事分布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精怪的分布与民俗信仰有关，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狐精活跃的地区基本上都有祭俸狐仙的相关活动。例如清代直隶、山东<sup>①</sup>、南京、衢州（湖广）、福州（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狐仙庙分布，以上地区的人将狐仙作为“四门”或“五门”之一，他们认为狐仙具有灵性可以“预知未来、洞达阴阳、招财进宝、祛灾疗病……只要虔诚的供奉他们，就能祈求平安、富贵、健康，就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sup>②</sup>。除了狐仙庙之外，《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湖北汉阳朱家狐仙祠的相关记载，这里的狐仙祠主要作用是叩问儿女姻缘。《古今说部丛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年间叩拜狐仙的仪式，“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庙祈筮……筮许见，即次日备香果诣庙拜祷，默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厨帐中，与人对语，问答如常”<sup>③</sup>。杜瑞描述狐仙信仰“遍及江苏和安徽两省。”江苏杭州有狐仙冒充观音“求人间香火”的故事。安徽芜湖“商铺几乎家家都设位供养，闹事中尚有狐仙堂数处。商人笙歌祭享，每月多达十余次。”<sup>④</sup>山西王家“最敬仙，堂中常设仙位，王虔拜尤勤”<sup>⑤</sup>。在湖南衢州“男巫负责雕塑狐精塑像，称之为‘干娘子’并祀之如‘菩萨’”云南禄劝“县署东偏有屋三间，封锁甚严。相传狐仙所居，官到必祭。”<sup>⑥</sup>

### (2) 五通信仰

据刘仲宇考证“五通的原型，乃是自古流传的山魃木客这类的妖精。”<sup>⑦</sup>山魃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可以看出南方地区广泛的“五通”信仰与山魃的分布有关，洪迈在《夷坚丁志》卷十九中说：“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禳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sup>⑧</sup>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说：“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北方主要为狐仙信仰，而南方则多为“五

<sup>①</sup> 山东临淄地区有仙姑庙，其中供奉“仙姑”和“老仙姑”，“仙姑”即“狐仙姑”参见：王晶红，李汉举：《黄山搜神记——〈聊斋志异〉的民俗文化土壤观瞻》，《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期。

<sup>②</sup> 韦乐：《从民俗狐仙信仰看狐妻故事在清代的新变》，《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sup>③</sup> 王汶濡：《古今说部丛书》第1集，第78页。

<sup>④</sup> （美）康笑菲：《说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sup>⑤</sup> （清）李庆辰著；金东校点：《醉茶志怪》，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7页。

<sup>⑥</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54页。

<sup>⑦</sup>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第141页。

<sup>⑧</sup>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夷坚丁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通”信仰。《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的山魈故事发生在浙江与云南等地，两则故事中，浙江山魈“爱听歌，有张某馆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踉跄而来，强鬻唱曲”，云南山魈有“好戴纬帽”的相关记述<sup>①</sup>，唱曲，戴帽等行为可以看出山魈带有明显的人格特征，山魈人格特征的形成主要受江南地区繁荣的商品经济的影响。清代江浙地区是粮食、棉花、桑蚕的主要产区，工商业十分繁荣，有的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雇佣工人，出现了“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的景象。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销售面广，就绸缎来说“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便天下”<sup>②</sup>。商品销路广泛，致使全国财富大量流入江浙一带，人们相信财富的增加来自神灵保佑，因而当地人把山魈的化身“五通”当作财神奉养<sup>③</sup>，以图财富增值。

### （3）饮食习俗

从精怪故事的分布还可看出，江、浙、赣一带水族精怪众多且多为杀生报应故事，“杀生无非为口腹之欲，而杀生放生故事中可见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sup>④</sup>《江中三太子》篇中写了“苏州顾三典，好食鼋，渔者知之，每得鼋，必售顾家。”夜晚，所售之鼋托梦顾母求救，顾母“次日遣家人驰救，则厨人已解之矣。”次年，顾家无火自焚的报应故事。此事在《此木轩经说汇编》中也有相关记载，只是故事的情节有所改变，“因公子宋尝鼋染指，遂记康熙中吴门进士顾三典因食一鼋，暴下不止，遂殒其命：皆偶然笔记，非以谈经。”<sup>⑤</sup>此事既被收入《子不语》又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足以说明顾三典好食鼋之事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蟹精》写了吴县孙香泉女“偶食蟹，得怪疾”之原因乃“杀其子孙太多，故率其类来报仇。”既然是“偶食”，则可以说明孙家女有经常食蟹的习惯。《鱼怪》写了会稽曹崑山“入市得大鱼，归剖食之”则“屋中火发，东灭西起，衣物床帐，烧毁都尽”的报应故事。《西江水怪》写了江西有“咒取鱼蟹者”为水怪所伤，此水怪乃“以鱼蟹为子孙”，因诵咒者“食其子孙，故来复仇”的故事。综合上述精怪故事中的杀生情节可以看出，江、浙、赣地区有爱食鱼蟹的饮食习俗。

### （4）崖葬风俗

精怪故事的地域叙事还记录了当地的丧葬习俗。袁枚乾隆丙辰年初过广西全

<sup>①</sup> 顾希佳认为该故事在云南一带流行，为湖州人孙叶飞带回浙江，口耳相传，被袁枚收录，其中加入了许多人的夸饰和改造。参见：顾希佳：《山魈故事的追踪研究：以浙江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sup>②</sup>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sup>③</sup> “五通”有赐才与人、运输财帛等司财之职。参见：杨宗红：《财神“五通”论》，《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sup>④</sup> 杨宗红：《在场性与流动性：〈夷坚志〉地域书写之考察》，《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

<sup>⑤</sup>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3页。

州时曾见“绝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无盖。”乾隆甲辰年再过全州时又见到类似的木匣，后阅《涌幢小品》乃知悬崖上“乃一要棺，厚尺许，黄黑色，其上有盖”。乾隆丙午年往游武夷山时“见大藏山洞之虹桥板森森架立”。袁枚所见之木匣、虹桥板实际上是悬崖上的棺材，可见广西全州、福建武夷山等地区存在着崖葬风俗，袁枚在游览的途中正好记录下了这些丧葬风俗。以上地区丧葬风俗或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性有关，崖葬多用舟船样式的棺槨作为葬具，舟船葬具的使用反映了上述地区人的灵魂信仰。

## 2. 地域生态之表现

精怪的分布反映地域生态环境。“自然界中的动物，都能选择最适宜的生存环境，并繁衍其后代。不同种类适应的能力差别很大，对某一类来说，不适宜的环境，常常成为动物生存、分布的限制。”<sup>①</sup>影响动物生存的环境因素多种多样，如光、温度、湿度、降水、气候、地形等。我们要强调综合因素对生物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把各个因素的重要性等同起来看待，对某种动物生存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或几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动物精怪的原型是动物，动物生存需要相应的自然环境，精怪故事中动物精怪的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一致性。从上述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鼃、鱼、龟、鳖、獭等水族精怪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南方地区。这些地区河网密布，浙江地区有钱塘江、甌江、灵江、苕溪、甬江、飞云江、鳌江、曹娥江等八大水系。江西地区北有长江经过，另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大水系。江苏地区位于长江、淮河、沂河、沭河、泗水、大运河等河流的下游，大小河道 2900 多条，河网稠密。除了众多的河流之外，还有众多湖泊，浙江有西湖、东湖、南湖、东钱湖等湖泊。江苏有太湖、洪泽湖、高邮湖、骆马湖、白马湖、石臼湖、微山湖等大中型湖泊，湖泊总数近 300 个。江西有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可以说，上述地区河湖众多，为水生精怪提供了相应的生存环境。

水生精怪生活在水域中必然受水域环境的影响。动物们对生存环境的苛刻要求，能说明一个地区是否有良好生态（恶劣的生态对于一些动物来说是不能生存的）。水生动物的生存受 PH 值的影响。大多数鱼类可以在 PH 值为 7.2 至 8.5 的弱碱性水中生存。黑鱼除了能在弱碱性水中生存之外，还能在中性（PH 值为 7.0）水中生存。龟、鼃、蛤蟆（蟾蜍）等能在弱酸性、中性、弱碱性的水中生存，龟、鼃生存水域的 PH 值在 6.6-8.1 之间，蛤蟆生存水域的 PH 值为 6.0-8.0 之间。鳖能在 PH 值为 7.0-8.0 的中性及弱碱性水中生存。在以上水生动物中，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是鱼类，其次是鳖、龟、鼃，最低的是蛤蟆。从上述水族精怪的分布来看，南方地区江苏有鱼类精怪故事 1 篇，龟故事 1 篇，鳖故事 1 篇。浙江有鱼

<sup>①</sup> 陈鹏主：《动物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6 页。

类故事 2 篇，蛤蟆故事 1 篇，江西有鱼类故事 1 篇。可以说江苏、浙江、江西一带的南方地区为鱼类、龟、鼋、鳖、蛤蟆等多种水生动物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环境，要求最严苛的鱼类，要求次高鳖、龟、鼋，以及要求最低的蛤蟆都能在上述地区生存，具有兼容性，其生态环境当是最好的。而北方地区河南只有 1 篇蛤蟆故事，山东只有 1 篇鱼故事，从水生动物对生存的环境的选择性上来说，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就要比南方地区差一些。

水生动物的生殖能力与盐度有关系。水域中温度与盐度呈正相关，温度越高水体的含盐量就越高，温度越低水体的含盐量越低。南方地区的年平均气温高于北方地区，因而总体上说南方地区水体的含盐量要高于北方地区。盐度高的水域水生动物的生殖能力较强，所产的卵数量多，体积小；盐度低的水域所产的卵数量少，体积大。如淡水虾一次可产 150 枚卵，直径 3mm，而咸水虾一次则可产 5000 枚卵，直径 1.6mm。《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特征，由于所处水体含盐量不同的原因，南方水生动物的繁殖能力要大于北方水生动物的繁殖能力，因此南方水生动物种类丰富，而北方水生动物的种类相对单一。

南方物种的多样性不止体现在水生动物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动物上。生物种类的多少是反映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生境条件越优越，群落中种的数目愈多，同种的个体数愈少。”北方地区的动物精怪有蝴蝶、鱼、羊、蛤蟆、蝎等 5 种，南方地区有鼋、鱼、蓑衣虫、羊、山魈、蜘蛛、蜈蚣、龟、狼、蛇、蛤蟆、牛、鼠、蜃、鳖、猫、獭、鸟等 17 种，这些故事除了狐精故事数量较多之外，其他精怪故事大多数只有 1 篇，符合“种的数目愈多，同种的个体数愈少”的规律。从总体上说，南方精怪有 17 种，种群的数量恰好反映了良好的生态。北方地区动物精怪的种类少于南方地区。从生物的种类上看，可以说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总体上是好于北方地区的。

动物都喜欢生活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遵从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 (Shelford’ s law of tolerance)，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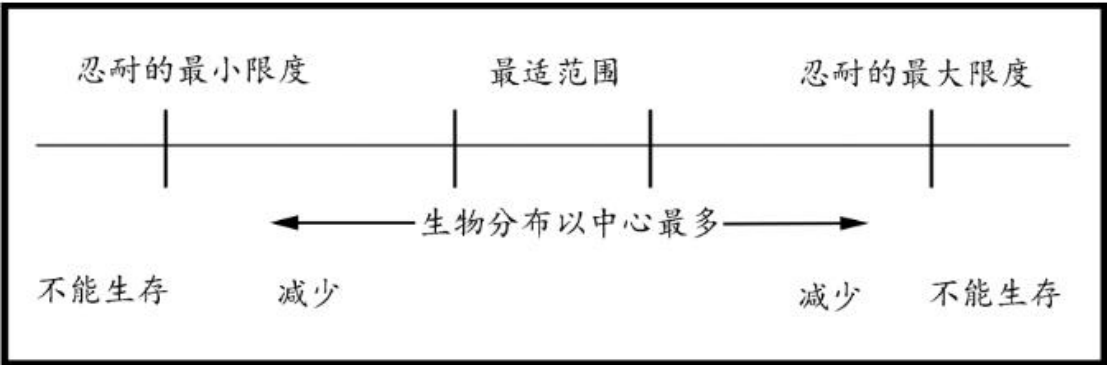


图 2.1 耐力定律 引至陈鹏《动物地理学》

每种动物对生存环境都有一定的耐受范围，最适范围内该种生物分布的数量

最多，生物分布的数量由最适范围向两端减少，超过耐受的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生物将不能生存。按《子不语》中的狐仙故事的分布，特制热力图如下：



图 2.2 精怪故事热力分布图（狐）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南方狐精故事集中分布在浙江杭州一带（3 篇以上），其次是江苏南京一带（2 篇）。北方地区集中分布在河北石家庄一带（3 篇），其次是山东河南一带的地区。可以看出，杭州一带是南方狐生存的“最适范围”，越往北环境越不适合狐的生存。河北石家庄一带（清代属直隶）是北方狐生存的“最适范围”，越往南环境越不适合狐的生存。也就是说杭州一带的生态环境优于它往北的地区，河北石家庄一带的生态优于它往南一带的地区。

《子不语》精怪故事中所反映的生态状况，大致符合清代的生态实际。北方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如下表现：第一，土地盐碱化。“明清时期，中原许多地方的土地沙化和盐碱化比较普遍，范围逐渐扩大，程度日益加深。进入清代更甚。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河南巡抚尹会一上报乾隆帝说：‘臣查豫省地方，每多碱卤飞沙之地，小民因难于垦种，大半荒弃。’……中原的土地沙碱化现象以东部、南部和北部最突出。西部也有沙碱化的现象”<sup>①</sup>。第二，植被缩减。“明清时期，随着土地开垦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木材贸易的发展，大量林木被人们斩伐殆尽，大片野草和灌丛也被铲除，或用作柴薪，或沤制粪肥，或烧光后作为灰肥。”<sup>②</sup>第三，灾害频发。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风灾、雹灾、霜冻、疫病等灾害发

<sup>①</sup> 赵长贵：《明清中原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 41 页。

<sup>②</sup> 赵长贵：《明清中原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第 41 页。

生的次数北方占了全国数量的一半还多，尤其是以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最为突出<sup>①</sup>。可以说，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是相当脆弱的。

精怪的地域书写反映当地气候。北方地区精怪主要以喜欢干燥环境的陆生动物为主。蝴蝶、蝎等生物都喜欢干燥的生存环境，北方地区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为温带季风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其他月份降水少，干燥。因此这类精怪只在北方有分布。而南方地区精怪主要是以水生动物为主，陆生动物为辅。其原因在于南方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雨水充沛，因此有较多的水生动物。此外，不同的气候类型是一个地区温度的特征的总体反映。温度又与动物的生长密切相关，动物生长遵从体型法则：较为寒冷的地区动物的体型较大，较为温暖的地区动物的体型则较小。精怪故事中的相关记述与体型法则具有一致性。如较为寒冷的北方地区，直隶的蝴蝶怪体型则“大如车轮”；河南的飞蝗能食民间小儿，可见蝗虫的体型也相当大；山东“新野之渠有巨鱼”，旧矿中之怪物“高可丈许”；山西芮城“石穴中有蝎如鹅大”。而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精怪体型则较小，如云南的山魈“黑瘦如猴”；江苏松江的鸟怪“身轻如雀”，沛县的羊骨怪乃“灯下一小羊”；四川的白鼠精能居人腹“长三尺余”，另外作者（故事讲述者）并未对南方精怪的体型加以特别的说明，由此可以推测这些精怪的体型和我们平时所见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作者（故事讲述者）不用刻意加以描述。

综上所述，精怪故事的地域书写表现了北方地区广泛的狐仙信仰，南方地区的“五通”信仰，江、浙、赣的饮食习俗，广西、福建等地的崖葬风俗。另，精怪故事的地域书写还反映了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生态实际，动物精怪需要相适应的生存环境，动物对环境的选择性反映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总的来说，南方地区生态好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生态又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较为恶劣，大致符合清代的生态实际。

<sup>①</sup> 袁祖亮主编；朱凤祥著：《中国灾害通史 清代卷》，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143页。

### 三 精怪故事的艺术表现

基于精怪故事自身的体制，再加上袁枚的才力。精怪故事自觉与不自觉地呈现出丰富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精怪的艺术形象、精怪故事的“夜化”叙事、艺术结构等三大方面，下面我们将对这些艺术特征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 （一）《聊斋志异》与《子不语》精怪艺术形象之比较

##### 1. 精怪种类和身份之比较

按现代生物分类原则，可将精怪分为动物、植物、无生物等三类。从精怪的种类上看，在《聊斋志异》中动物精怪有禽鸟类（乌鸦、鹦鹉）、哺乳类（狐狸、山魈、虎、老鼠、马、香獐、狼、白鳍豚）、爬行类（鼋、龟、蛇）、两栖类（蛙）、节肢动物（蜂、蝎子、蠹鱼）等。植物精怪有菊花、牡丹花、山茶花、荷花、耐冬、柳树等。

在《子不语》中动物精怪中有禽鸟类（乌鸦）、哺乳类（狐狸、羊、山魈、狼、猴、熊、牛、狸、白鼠、猫、獭）、爬行类（鼋、龟、蠪龟、蛇）、两栖类（蛤蟆）、鱼类（黑鱼）、昆虫（蝴蝶、蓑衣虫、蝗虫）、节肢动物（蜚、蜘蛛、蝎子、蜈蚣）及其它（白龙、狢、麒麟、石掬、三头人、毛人、人同、罗刹鸟、乾鹿子）等；植物精怪有樱桃树、牡丹、柳树、竹叶、树、瓜子等；无生物精怪有骷髅、皮脸怪（方相）、不倒翁、扫帚、羊骨、木雕、水木之精、碑、黑气、僵尸（绿毛怪）、白骨、水缸、石狮、旱魃、白瓷坐墩、白石、泥塑、石人、匾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异象或是灾异也可化作精怪，如虹异、黑眚等。

小说中各类精怪幻化人形，参与人事，拥有社会身份。从精怪的身份上看，《聊斋志异》中的精怪多为人妻，精怪与人为夫妻关系。如《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精与宗湘若、《葛巾》中的牡丹精葛巾与常大用、《黄英》中的菊花精黄英与马子才、《香玉》篇中的黄生与牡丹精香玉、《青凤》中的耿生与狐女青凤、《婴宁》中的王子服与狐女婴宁、《花姑子》中的香獐精与安幼舆、《阿英》中的鹦鹉精与甘珏、《阿纤》中的老鼠精阿纤和三郎、《白秋练》中的白鳍豚精与慕生。除了作为人妻之外，精怪还与人交善，如《胡四相公》中的张虚与狐仙胡四、《马介甫》中的杨万石与狐仙马介甫、《王成》中的王成与狐妇。与人交往的精怪中，不乏有成为人类挚友的，在《娇娜》篇中孔生与狐女娇娜为蓝颜知己。这种关系令蒲松龄颇为羡慕，他在篇末说道“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艳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



胜于‘颠倒衣裳’矣。”<sup>①</sup>

而在《子不语》中精怪与人主要有四种关系：

第一，为人亲友。较为典型的故事有卷一中的《蝴蝶怪》，该篇故事中蝴蝶怪称“王四吾中表也”。自称为王四的表兄实际上是为了与叶某套近乎，消除前往易州为王四祝寿途中的叶某的戒心，使叶某放松警惕，趁机加害于叶某。又如卷二十四中的《狐仙开账》，在该篇故事中，和州张某意欲结交狐仙以图富贵，张某与狐仙交友后，整日饮宴，最后狐仙质押了张某的衣物“笔笔开除，不空设一席，不妄消一文”实际上惩治了张某的贪欲。再如续卷五中的《狐仙正论》，该篇中的狐仙与门役为友，由于狐仙“言小休咎，多有验”，县令明公命门役往询冤狱。狐仙正论道：“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sup>②</sup>狐仙既与门役为友，又在案件办理中也扮演了一位咨询者的角色。

第二，为人妻妾。“妻子”是精怪故事中常见的角色。有的精怪往往自荐枕席，愿为人妻或甘为人妾，如《陈圣涛遇狐》《白虹精》《戾魇精》《张光熊》等篇目，它们皆是不请自来。有的精怪善于变化，他们幻化人形扮演人妻，并非人类真正的妻子，如《罗刹鸟》篇中由太阴之气变成的罗刹鸟就化为新妇作祟，啄食人目。除了幻化人形扮演人妻之外，精怪世界也像人类社会一样进行婚配，自然而然的也就产生了“丈夫”、“妻子”这类角色，它们之间常常发生一些轶事。如《狐仙惧内》中言：“纪仪庵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楼上诟谇鞭笞声甚厉，群往听之。忽闻负痛疾呼曰：‘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妇撻夫者耶？’适中一人方为妇撻，面上爪痕犹未愈，众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为怪。’楼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斗遂解。闻者无不绝倒。”<sup>③</sup>人有怕妻者，精怪亦有怕妻者。

第三，为书生、官吏。精怪类似于人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如《狐道学》篇中胡姓某携眷数十人“遇兵不能行”，“有琴剑书籍，所读书皆《黄庭》《道德》等经，所谈者皆《心性》《语录》中语”<sup>④</sup>可知精怪的书生身份。又如《不倒翁》篇中的蒋生深夜就目睹了“青衣皂冠”“类世间差役”的精怪并记述了它们的活动：“数短人舁一官至，旗帜马车之类，历历如豆。官乌纱冠危坐，指蒋大詈，声细如蜂蛰，蒋无怖色。官愈怒，小手拍地，麾众短人拘蒋。众短人牵鞋扯袜，竟不能动。”<sup>⑤</sup>由此可以看出，精怪世界中有官吏也有小厮，与人类社会并无多少差别。

第四，为神灵、道士。《狐祖师》篇中的狐祖师即是与圣帝具有同等地位的正

<sup>①</sup> 蒲松龄：《聊斋志异》上册，第21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51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55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51页。

<sup>⑤</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4页。

神。《牛头大王》篇中牛头大王托梦溧阳村民庄光裕，曰：“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应。”于是牛头大王便以受祭者的身份出现，成了被祭祀的神灵，这种神灵形象的出现或与该地的信仰有关。除此之外，精怪还有幻化为道士出现的，他们主要的活动就是作怪。如《褐道人》篇中的褐道人是由蝎子精所化，以相术愚人，他预示后事，实际上是为自己逃避雷劫找替身。

就精怪的种类来说，《聊斋志异》仅有动物精怪和植物精怪两个大类，动物精怪有十七种，植物精怪有六种。而《子不语》中，除了有动物精怪、植物精怪，还有无生物精怪，甚至有一些异象化作的精怪。动物精怪种类最多有三十四种，其次是无生物精怪有十九种，再次是植物精怪六种，最后异象化作的精怪，共有两种。就精怪身份来说，《聊斋志异》中的精怪要么为人妻，要么为人友，仅有两种身份。而《子不语》中除了为人妻、为人友之外，还有为人亲、为人妾的。这些精怪甚至还有一些社会身份，可以为书生，可以为官吏，可以为道士，可以扮作神灵。通过对两部作品中精怪种类和身份的对比，我们发现，《子不语》中精怪的种类具有丰富性，精怪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 2. 精怪性质之比较

### （1）物性

物性是事物的物质属性，本质属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万物与我为一”即为共性，它是事物性质的高度概括。如万事万物皆由原子构成，这就是共性。何为个性呢？《论物性》一则讲到：“今有铅锡之铤，虽欧冶百炼，犹不如瓦刀。有驽骀之马，虽造父驾之，终不及飞兔绝景，质钝故也。土不可作铁，而可以作瓦。”<sup>①</sup>铅锡百炼不如瓦刀，劣马即使善御之人驾之，终究也不如良马。这种事物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即是个性所在。在《聊斋志异》中，作者把精怪的物性内化，如《绿衣女》篇的绿衣女“腰细殆不盈掬”，这实际上是择取了绿蜂亚葫芦的身形，并将其赋予幻化之后的女子。《阿纤》篇中的老鼠精阿纤善储备粮食，这也是把老鼠的生活习性赋予在了幻化之后的人身上。《花姑子》篇中安幼舆与香獐精同床共枕，“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这实际上是把雄性香獐的性质附在了雌香獐身上，以增强精怪形象的美感。《白秋练》篇中的白鳍豚精“求载湖水”“每食必加少许，如用醯酱”，这是因为白鳍豚的生存离不开水，因此精怪才有以湖水佐饭的习惯。

而在《子不语》中，精怪的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精怪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是外化的。如《水定庵牡丹》篇中的牡丹、《瓜子妖》中大如斗的瓜子都有供人观赏的实用价值，《石狮求救命》中的石狮有驱邪避凶的功能，《礲

<sup>①</sup> 赵光勇，王建域著：《〈傅子〉〈傅玄集〉辑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65页。

怪》中白瓷坐墩的功能在于供人坐乘。第二，精怪的物性还表现在“食”与“色”上，饮食与繁衍是动物的本能，故而《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故事中精怪饮食爱好的描述颇多，如《獭》中獭兽“好食铜铁，而不伤人。凡民间犁锄刀斧之类，见则涎流，食之如腐”<sup>①</sup>。《蜈蚣吐丹》中的蜈蚣好食蛇脑。《炮打蝗虫》中的飞蝗好食小儿。獭兽好吃铜铁，蜈蚣好食蛇脑，飞蝗爱食小儿都是动物觅食本能的体现。除了饮食之外，动物还需要繁衍后代。在精怪故事中，发情期的精怪往往奸淫妇女，如《娄真人错捉妖》中的精怪夜潜使女卧房“剥女下衣”与之求欢。《囊囊》中的蓑衣虫，庙中见妙龄女子，夜则奸淫之。《大毛人攫女》中的大毛人掳走妇女，奸淫后而杀之，可见动物“色”的本性是无法克制的。

### （2）人性

当精怪故事被灌注了作者主观情感与价值思考的时候，精怪便具备了某些人的性格与情感。《聊斋志异》中精怪的人性展现在对家庭关系的重视上。精怪是在家庭关系中生活的，如《花姑子》篇中的香獐精花姑子有父母，《青凤》篇中的狐女青凤有叔父、叔母、弟弟，《婴宁》篇中的狐女婴宁有鬼母，《白秋练》篇中的白鳍豚精有母亲，《黄英》篇中的菊花精黄英有弟弟，《葛巾》篇中的牡丹精葛巾有妹妹。家庭成员在这些故事中作用重要，故事的发展都与家庭成员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子不语》中精怪人性的展现就要复杂得多，精怪或是与人婚配，或是与人交好、或是沾染人类的恶习。如《狐读时文》中塑造的狐女愿与穷困的李生“偕秦晋之婚”，嫁于李生后，以“我家无白衣女婿”为由，激励李生奋发，并为李生修改时文。在狐女的帮助下，李生“文思日进，壬午举于乡”。狐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务当”俨然已经是一位贤能淑德的妻子形象，故而“人亦忘其为狐矣”。

《人同》中似猴非猴的精怪“人同”被某将军畜养，人同与将军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将军任满归时，人同“泪如雨下，相从十里，麾之不去”。将军道明分别之缘由后，人同“悲鸣而去，犹屡回头仰视”。可以说似猴非猴的外貌特征是人同的物性所在，分别时对分别之苦的感伤是人同的人性所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同的形象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人同既涵养物性也拥有人性。《石人赌钱》中雷州治所夜宿军丁闻“博争吵声”，往视之，“地上遗钱数千”，原来乃是十二石人夜间赌博。此篇中的精怪好赌，已经沾染上了人类社会的恶习，也是具有人性的。

### （3）妖性

物性与人性之外，精怪还具有妖性。所谓妖性，即是精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9页。

法术，或一些骗人的伎俩。《聊斋志异》中精怪最擅长的法术就是变化术，无论是动物精怪，还是植物精怪，它们都善化人形。动物精怪中，故事的主角有狐所化的，如《婴宁》《青凤》《王成》《娇娜》《马介甫》等等篇目；还有香獐所化的，如《花姑子》篇；还有青蛙所化的，如《青蛙神》篇；还有老虎所化的，如《二班》篇；还有老鼠所化的，如《阿纤》篇；还有绿蜂所化的，如《绿衣女》篇。植物精怪中，有菊花所化的，如《黄英》篇中的菊花精黄英；有牡丹所化的，如《香玉》《葛巾》篇中的牡丹精香玉、葛巾；有荷花所化的，如《荷花三娘子》篇中的荷花精三娘子；有柳树所化的，如《柳秀才》篇中的柳树精柳秀才；有耐冬所化的，如《绛妃》篇中的绛妃。精怪除了会使用变化术之外，还会使用其他法术，但所用的法术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法术的功用在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非打斗，多为帮助人的。如《白秋练》篇中的白秋练自言：“妾有术知物价”，她帮助慕生之父赚取了财富。《娇娜》篇中的娇娜能“口吐红丸”，她为孔生治愈了疮疖。

而《子不语》中的精怪也会使用变化之术，如《蝴蝶怪》中的蝴蝶怪能化为王四表兄；《罗刹鸟》中的罗刹鸟能化为人妻；《归安鱼怪》中的黑鱼精残害知县后化为知县，与知县妻同宿。《陈圣涛遇狐》中的狐精也化为人形与人交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斧断狐尾》《吴子云》等等。除变化术之外，精怪还会使用一些妖术。《木箍颈》《鬼吹头弯》《水怪吹气》《海中毛人张口生风》四篇中精怪的妖术与风有关。《木箍颈》中的精怪会使用吹气让人颈长的法术，人中术之后则“痿废不能振起”，所以需要以木板箍颈。《鬼吹头弯》中精怪以口吹人，人则“颈弯如茄瓢，不复能正”。《水怪吹气》中水怪以气吹舟中人，受吹者皆殒命。《海中毛人张口生风》中毛人张口吹气“蓬蓬然东风大作”助海上迷道者归。前三篇中作品中精怪的法术都是用来害人的，最后一篇则是用来助人的。另外，还有一些精怪会使用迷人的幻术，如《水定庵牡丹》中汪易堂摘花伤手指“血涔涔下”，将花连根拔除后手指却了无他异，才知晓原来是中了花精的迷人术。《一足蛇》中的一足蛇会使用口喷毒气的迷术，吹一口气则“令人迷仆”。

综上所述，精怪形象的形成并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精怪繁多的种类决定了精怪各异的物性，同时作者的主观情感与价值思考决定了精怪拥有人性，人的思维、理解方式又决定了精怪具有妖性，可以说精怪形象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聊斋志异》与《子不语》中精怪形象的比较，兹将《子不语》中精怪形象的独特性复述于下：

第一，精怪的种类具有丰富性，精怪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第二，精怪的物性主要体现在外化的功能性上，“食”与“色”也是精怪物

性的重要表现。人性主要体现在精怪与人婚配，与人交好，或是沾染人类恶习。妖性主要体现在精怪会使用众多法术，而多用于害人。

（二）精怪故事的“夜化”叙事

1. “夜化”叙事的定义

叙事学研究由来已久，叙事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不胜枚举，中国学人在叙事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可谓著述颇丰。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间互相作用，叙事理论指导叙事作品的创作生成，叙事作品同时又促进叙事理论的发展。李桂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以《水浒传》中设置的“夜化”时空为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夜化”叙事术语，他将《水浒传》中的“夜化”叙事分为“夜行”“夜走”“夜闹”“夜战”四类，他认为“夜化”叙事是表现英雄好汉“壮行”的自觉选择，富有人文色彩。同时，“夜化”叙事还具有增强叙事密度、叙事质感、叙事意趣之特效，丰富了叙事时空论<sup>①</sup>。但李桂奎先生关于“夜化”叙事之论述忽略了作者主张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以《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的“夜化”叙事作品为中心，探究作者因素与精怪题材中“夜化”叙事作品的关系。

说到“夜化”叙事我们当从“夜”字说起。《说文解字》释“夜，舍也。天下休舍也。”<sup>②</sup>本义指“休息”，后来引申为与“昼”相对的时间概念。在时间概念的基础上进行衍生，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夜”的内涵。依据《汉语大字典》《中华大字典》现将“夜”的义项罗列如下表：

表 2.2 “夜”字义项表

编号	“夜”字的义项
1	舍也，天下休舍也。
2	指从天黑到天亮的一段时间，与“日”、“昼”相对
3	暮；黄昏
4	凌晨，天快要亮的时候
5	夜行
6	昏暗
7	星见为夜
8	鸡鸣时也
9	自昏至旦日之总名

<sup>①</sup> 黄霖，李桂奎，韩晓，邓百意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124-146 页。

<sup>②</sup>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42 页。

10	阴也
11	幽也
12	谓暗昧之行也

从以上义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夜”主要有六层意思：第一，指休息。如编号 1；第二，指时间或某个具体的时间段。如编号 2, 3, 4, 7, 8, 9；第三，指动作，夜间行走。如编号 5；第四，指昏暗。如编号 6, 10；第五，指隐藏，不公开的，僻静的地方。如编号 11；第六，指不光明磊落的行径。如编号 12。综合上述义项，我们可以得出“夜”主要有两方面意义：即时间意义与空间意义。“夜”的时间意义来自对天体观察的抽象，我们称之为观象授时。古人对日月更替现象的观察得出日出为“昼”，月出为“夜”的结论。“夜”所指的即是天黑到天亮的这段时间。其他带有时间意的义项也是在观察中得来的。相对于“昼”来讲，“夜”间光线并不那么充足，照度低，因此“夜”也可以指昏暗、幽静之处，由此“夜”便拥有了空间意义。后来，“夜”在昏暗空间下进一步引申指不光明磊落的行径。

“夜”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其时间意义。因为，时间与先民的生产生活活动联系更为紧密，之于人类文明意义非凡。《吕氏春秋·当赏》中说：“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sup>①</sup>意思是说遵从时间规律万物则各得其处，各安其生，讲究和谐。先民观念中的时间是一个主客统一的概念，他们讲求“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的观象授时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社会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与古礼密切相关。《礼记·礼器》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也就是说先民们追求“礼”“时”相符，强调“人的活动符合人伦化的天道”<sup>②</sup>。而以时间之“夜”作为小说发生背景的故事恰恰又与古礼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在空间之“夜”中存在）。“夜”往往是发生冲撞社会伦理的时空，夜间发生的故事是一些对社会有害，或是冲破伦理道德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放在“常/非常”的文化观下去思考，规规矩矩，合乎礼仪我们称之为“常”，“常”即“礼”。扰人不宁、毁人清白、寻芳艳遇、致人疾病、害人性命等事既不合礼，又不合法，我们称之为“非常”，“非常”即“非礼”。《论语》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sup>③</sup>简单的讲就是不要做无礼之事。但无礼之事又广泛存在，因此叙述“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时空，所以不合礼法、危害社会、冲撞社会伦理道德之事即在夜间上演。

通过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夜化”叙事即是以“夜”（这里的“夜”，具有

<sup>①</sup>（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75页。

<sup>②</sup>黄霖，李桂奎，韩晓，邓百意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sup>③</sup>陈晓芬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2页。

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等双重意义)为故事发生背景并且与人物、情节等叙事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非常的叙事方式。

## 2. “夜化”叙事之功能

在精怪故事的“夜化”叙事中,作者往往以“时长变形”来增强或减弱小说的叙事效果,通过增加夜晚叙事时间的长度来反映精怪作祟的不同程度,这种时长差异主要以地域差异或较小空间之间的差异来表现。且看如下四则故事:

《樱桃鬼》的故事发生在京师,写了八月十二日夜,庄令舆同熊本共饮酒,庄因事暂离,熊知其即归,斟酒待之,未及饮,杯已空。犹疑已忘之,再倒一杯,才发现是蓝巨手(樱桃鬼)在窗外盗饮。故事中的精怪是樱桃树所化,精怪仅仅是偷人酒食,扰人不宁,并没有对人加以伤害,对人的影响不大,后果也并不严重;《蝴蝶怪》的故事发生在房山,写了王四以七月七日为六旬寿期,叶某骑驴往祝。夜过房山,遇一称与王四为善之伟丈夫张某,遂与偕行。此张某乃蝴蝶精所化,至王四处,夜寝欲食叶某,叶某素奉关帝,乃得免。故事中的蝴蝶怪虽有意加害叶某性命,但叶某最终为关帝所救,其阴谋并未得逞。相对于《樱桃鬼》中精怪来说,《蝴蝶怪》中的精怪作祟程度进一步加深,精怪虽未得逞,但对人的生命造成了威胁;《蝎怪》的故事发生在山西芮城,写了芮城有乡民夏夜袒背坐石上食,为蝎精伤,仆地而命绝事。故事中的蝎子精让人“大呼仆地而绝”,直接了结了人的性命,相对于《蝴蝶怪》中的精怪来说作祟程度更深,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了;《大毛人攫女》的故事发生在陕西咸宁,写了咸宁县赵氏妇,盛夏月夜,出门野溺,为大毛人所掳。次日早,丈夫偕众邻寻之,见妇“四肢皆巨藤穿缚,唇吻有巨齿啮痕,阴处溃裂”之惨状,妇为大毛人奸杀事。故事中的大毛人,不仅夺人性命而且还毁人贞洁。从秦始皇时期《会稽刻石》中的“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sup>①</sup>到程朱理学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sup>②</sup>,贞洁观念在女性思维中已然根深蒂固。同时封建社会又强调“夫为妻纲”,妇女的性权只能属于丈夫,倘若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就是失贞,故而贞洁观影响下的古代女子常常把贞洁看得比命更重要,她们宁愿失去性命也不愿失去贞洁。为保护贞洁而舍命的故事在古代俯拾即是。由此可见,《大毛人攫女》中的精怪不仅可恶,而且可恨。作祟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影响也是最甚的。

《樱桃鬼》《蝴蝶怪》《蝎怪》《大毛人攫女》四篇故事都发生在夏季,且分别涉及京师、房山、芮城、咸宁等地区,京师的纬度最高,房山的纬度次之于京师,芮城的纬度次之于房山,咸宁的纬度又次之于芮城。设京师的夜长为 $T_1$ ,房山的夜长为 $T_2$ ,芮城的夜长为 $T_3$ ,咸宁的夜长为 $T_4$ ,那么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即:

<sup>①</sup> 曾国藩著:《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14页。

<sup>②</sup> 程颢:《二程全书 遗书》,卷22下。

$$T_1 < T_2 < T_3 < T_4$$

夜晚的时间越长，可以说留给精怪放肆的时间也就越多，或者说精怪就越肆无忌惮，对人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夜的长短受季节与纬度的影响：北半球夏季，纬度越高的地区昼越长，纬度越低的地区昼越短。所以咸宁的精怪作祟对人造成的后果最严重，损人贞洁的同时还夺人性命，芮城的精怪作祟害人性命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房山的精怪作祟虽有加害之心，但并未得逞，京师的精怪作祟对人造成的后果最轻微，仅仅是扰人不宁而已，并没有伤害人。

除了以上大地域的讨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些相对较小空间。天黑为夜，也就是说当光照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们便可称之为“夜”。《子不语》精怪故事中不乏有光线昏暗、僻静的小区域。这些空间有山林、山洞、深渊、水潭、阁楼等。山林树木参天、枝繁叶茂，故而只有部分光线能够到达地面，相对于平坦开阔地来说，光线较弱，外加树木参差的枝丫，视线或多或少的会受到遮挡；山洞有自身的结构特点，除洞口有微微光亮外，往里走则伸手不见五指，是彻彻底底的“夜”；深渊，水潭等地，水生植物茂密，加上水面的反射作用，将大部分光反射，到达水底的光线很少，故而造成了水底昏暗的效果。

精怪作祟的心理其实也和人类使坏的心理类似，昏暗漆黑的环境似乎可以为其作祟提供庇护。当光照条件差，环境漆黑昏暗时，精怪们便开始放肆起来。它们的放肆程度和“夜间”的光照条件成正有关，越漆黑昏暗，则越是放肆。山林、纱帐、阁楼等地方光线昏暗但并非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这些地方往往记载一些奇异的见闻，如《蜈蚣吐丹》写了章升扶过温州雁荡山见蜈蚣精与蛇精斗之奇事；或借精怪之身叙家庭琐事，如《狐仙惧内》写了小楼为狐仙所据，男狐为女狐“诟谇鞭笞”，男狐请人评理事；或记惊心动魄之事，如《冷秋江》写了程姓者夜从象山归，为群鬼所戏，淤泥塞鼻，自以为死，木主冷秋江恰巧路过遂救之，程姓者险丢性命事。虽然程生被群鬼戏弄险些致命，但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相对于上述光线昏暗的地方来说，山洞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因此这里的故事写得就更加肆无忌惮些，如《吴生不归》写了吴生读书楼中为妖色所迷。至洞中与妖交媾，被家人发现后，遂失所在事。洞中之妖既与人发生男女之事，又至人迷失，相对于山林、纱帐等光线程度较好的地方来说，山洞里作祟的程度要更深一些。精怪故事中“夜化”叙事的表现是符合读者的视域(field of vision)的，视域这一概念涉及读者的阅读解码和心理感知。“‘它（视域）是重构世界中的一个空间单位，由语言传达出的感知而不是由“这一世界”的特性来决定’因此，是读者阅读时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个人记忆回溯的综合体验，读者感受身处虚构世界之中“眼前”所见和所感知的空间。”<sup>①</sup>这正体现了袁枚收集编撰故事时的高明。

<sup>①</sup>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另外,“夜化”叙事还具有预言性功能。作者通过预言来揭示人物的命运,主要沿袭“暗示”——“预言”(谁预言)——“预言成真/失败”——“故事人物结局与预言同/不同”的模式。如《陕西茶客》首先写了茶商某夜宿旅店,借“夜”这个特殊的时间暗示此处将有奇异事件发生。其次,茶商入梦,梦已同二布商为怪物枷锁,预言精怪害人性命事。最后,梦醒预言成真,故事结局与预言相同,东厢二布商、半里外饭店一骡夫果殒命。《黑柱》写的是妻病急归家之事。首先以“天已昏黑,秉烛行路”为背景进行暗示,其次,通过写路遇一黑柱进行预言(黑气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黑气的出现可能预示着疾病缠身或殒命)。最后,预言成真,妻已命绝。当黑气出现之时,已然预示了故事主人公妻子最终的命运。除了上述预言成真的例子之外,还有预言失败之例。预言的失败往往预示着人物命运的改变。《冷秋江》首先写了程姓者夜从象山归,暗示将有恐怖事件发生。其次,程姓者为群鬼所戏,淤泥塞鼻,遂开始预言,自以为死。最后,木主冷秋江出现,预言失败,程姓者得救。不管是预言成真,还是预言失败,“夜化”叙述的预言性质都增加了精怪故事的神异色彩。

### 3. “夜化”叙事作品与袁枚诗论的互文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指出:“叙事作品存在着与诗互借与相通之处。”<sup>①</sup>袁枚诗论主张“性灵”,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认为:“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或主旨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等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宜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艺术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功。”<sup>②</sup>袁枚在小说创作中也存在与其“性灵”论的互借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性情。袁枚主张“性情生就总由天”<sup>③</sup>自然之情则是一种真情。首先,主要体现在“夜化”叙事作品时空选择的自然上。如山林、山洞、深渊、水潭、纱帐、阁楼等时空的选择,这些时空本身就带有诗意且受到文人们的吟咏。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sup>④</sup>吟咏的就是夜晚诗意的山林美景。刘得仁“溪云常欲雨,山洞别开春”<sup>⑤</sup>描写的是山洞的别致之景。李白

<sup>①</sup>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76页。

<sup>②</sup> 王英志著:《清人诗论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95-258页。

<sup>③</sup> 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22页。

<sup>④</sup>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89页。

<sup>⑤</sup>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414页。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sup>①</sup>以桃花潭水之深来比喻与汪伦之感情。白居易“碧簟绡纱帐，夜凉风景清”之句提到了纱帐。霍与瑕“彼美今何处，相思西阁楼”之句提到了阁楼。除了上述诗人的吟咏外，袁枚诗中也不乏有对这些时空的吟咏，如“重裘逢二月，神手步芳林”，“南陌马冲红杏雨，竹楼书锁绿杨烟”，“三径苔痕藏草屋，一湖水气湿春云”等等。由此可见，作为诗人的袁枚选择诗意的时空来结撰精怪故事的叙事空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认为“把真实的感受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的真谛之所在”<sup>②</sup>。对真切感受的表现在精怪故事中尤为明显，主要为“夜化”叙事中对爱情的表达上。如《陈圣涛遇狐》篇，陈圣涛“望见美妇倚楼窥，陈亦目挑之，妇腾身下，已至陈所”<sup>③</sup>。《戾魇精》中“夏日，生上桥纳凉。日将夕，步入学宫，见道侧一小门，有女徘徊户下。生心动，试前乞火，女笑而与之。亦以目相注。”<sup>④</sup>古代男女的私会与礼法相抵触，私会需要在夜间进行，故而女曰：“妾舍逼隘，不闭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静僻一室，妾当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门。”<sup>⑤</sup>《喀雄》中，“夏月，雄苦热，徘徊月下，见周女冉冉而至，遂与成欢。”<sup>⑥</sup>两情相悦是爱情表达最直接的方式，相恋的男女并不需要太多话语，只要看对眼即可，一眼则为之倾心。因此在描述男女相恋的过程时也并不需要太多的内容，这也是一种真实。上述故事以夜为背景增加了故事的合理性，给人以真切自然的审美体验。

既然讲求性情，评价好诗便自有章法。袁枚认为评价好诗的标准是“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sup>⑦</sup>追求言、色、味、音上的审美体验。他把他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也运用到了精怪故事中的创作中。如《赵大将军刺皮脸怪》中，赵大将军道：“吾荡平寇贼，杀人无算，妖鬼有灵，亦当畏我。”即是通过赵大将军之言突出了赵大将军的英雄气，可谓惊心动魄。《戾魇精》中，华生与戾魇精交好，并将其事透露给了学官，戾魇精真身遂为学官所碎，因此罍生道：“我何负卿，竟碎我身体！”这是对华生薄情的有力控诉。而后华生又遇一疥道人，道人言华生身有妖气，死期将近，华生又欲携道符回家制妖。戾魇精知晓后大诟道：“何又薄情若此！”接着戾魇精又言：“郎君貌美，妾爱君，道人亦爱君。妾爱君，想君为夫；道人爱君，想君为龙阳耳：二者郎君择焉。”戾魇精把自己之行为同道人之行为作比较，请华生自择，并未强迫华生，可以看出戾魇精

<sup>①</sup>（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16页。

<sup>②</sup>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1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58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5页。

<sup>⑤</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5页。

<sup>⑥</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92页。

<sup>⑦</sup>（清）袁枚著；陈君慧注译：《随园诗话》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654页。

对华生的款款深情。当道人再次出现制服厉魃精时，厉魃精道：“早知缘尽当去，因一点痴情，淹留受祸。但数年恩爱，卿所深知，今当永绝。”从中可以看出厉魃精的深情与华生的摇摆，可谓直动人心。

除了直戳内心之言外，作者在“夜化”叙事作品中还讲究色彩的运用。如《蝴蝶怪》中的蝴蝶怪“口吐黑气，色如硃砂”，《水鬼帚》中的水鬼“黑身僵立”，《缚山魃》中有“头戴红帽”“颈下绿毛茸茸然”的山魃，《樱桃鬼》中有“头目面法，无一不蓝”的樱桃精，《绿毛怪》中的精怪绿毛附体，《西江水怪》中的水怪“金眼玉爪”，《娄真人捉妖》中的精怪“脸黑眼黄”，以上例子所用之颜色作用在于说明精怪外貌的丑恶可怖，增强了精怪故事的恐怖因素。又如，《猎户除狐》中的“红光一道”，《蜈蚣吐丹》中的血色红丸，《狐丹》中红色狐丹，以上例子均采用红色，现代电影中多用红色来增加场景的神异气氛，给人神秘的心理体验，在“夜化”叙事作品中红色的作用也在于此。《罗刹鸟》中罗刹鸟化为的新妇“衣装彩色”的作用在于用鲜艳的颜色与最后的悲剧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故事的悲剧色彩。《陈圣涛遇狐》中珠宝的“金珠烂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诱惑，而陈圣涛“一丝不取”则为之后狐仙给予他诸多的帮助提供了铺垫。

袁枚虽然诗论主张“其声悦耳”，但并不与“夜化”叙事作品中声音的运用相矛盾，从“夜化”叙事作品声音的运用中可以看出袁枚对声音的重视。第一，声音的运用有助于情节的自然过渡。如《羊骨怪》中李元珪夜闻窸窣声，自然而然的过渡到见羊骨怪之情节。《广信狐仙》徐夫人听闻楼中有鼾呼声，在鼾声引导下过渡到见楼中狐仙之情节。《鬼吹头弯》中林千总夜张灯烛，闻“橐橐有声”。声音传来的方向则出现一红衣女，紧接着便展开红衣女作祟的情节。《安庆府学狐》中田姓者三更“闻有人偶语”则见二狐历阶上争斗之情节。《人变鱼》中致华解四川兵饷过夔州时，闻道上男女喧哗，从而引出人变鱼之情节。《白骨精》中鸡鸣声起，白骨精则倒地终止作祟。第二，声音的运用在故事中有预示性作用。如《柳树精》中龙泉县“每夜，明伦堂上鼓无故自鸣”，而龙泉县“素无科目”之后则有陈姓者得中，鼓的异响预示着科举的取中。

第二，诗才。袁枚诗歌创作注重诗才，其小说创作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才情倾向。首先表现在好考据上，故事结尾袁枚都要对故事中出现的事物进行考察。如《囊囊》篇中“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考之《庶物异名疏》乃知为蓑衣虫。《仲能》中的据腹老人，袁枚在故事结尾考察道：“按此即《玉策记》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预知休咎。”<sup>①</sup>《鸡脚人》篇中考察了鸡脚人的出处“按台湾有鸡爪番，常栖宿书上，此岂其苗裔欤？”<sup>②</sup>《浮尼》中导致黄河水决的绿毛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238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271页。

鹅，考察道：“阅《桂海稗编》载前明黄萧养之乱，黄江有绿鹅为祟，识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犬祭之，以五色粽投之，则自然去矣。”<sup>①</sup>《亡父化妖》中亡父之骨受日月之精化为妖异，袁枚在《太平广记》中考察到类似故事，因此在文末道：“余按《太平广记》载唐时李霸死后，还家处分奴仆，俱井井有条，然独居一室，不与人见。一日其子孙逼而视之，变作青面獠牙之鬼，头大如车轮，眼光如野火。子孙大惧而散，霸从此亦遂不来矣。”<sup>②</sup>《食猴怪物名石掬》中袁枚在故事结束时考察了食猴怪，曰：“按《异物志》，石掬如猴而食猴。”<sup>③</sup>《石狮求救命》中袁枚在《异苑》中考察到了类似的事情。其次，才学还体现在作者的博物上。如《尸奔》中考察了死尸的奔走原因，作者道：“尸能随奔，乃阴阳之气翕合所致。盖人死阳尽绝，体属纯阴，凡生人阳节盛者骤触之，则阴气忽开，将阳气吸住，即能随人奔走。”<sup>④</sup>《骷髅三种》中作者将骷髅分为游尸、伏尸、不化骨三种。认为“游尸乘月气应节而移无定所”，伏尸“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贯注之处”久得日月之精气才能为祟。

### （三）精怪故事的艺术结构

故事结构是指的小说情节发展变化过程中艺术处理的一种手段。每个故事情节与情节之间不断地运动变化，其内部往往呈现出相互交融互为因果的特殊状态。在《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结构上主要呈现出流畅自然、累如贯珠、连绵不断、迅速明快的特征。

第一，《子不语》精怪故事具有流畅自然的特征。流畅自然指的是情节进展进程中的一种顺畅之美。具体上说，是指小说作品在矛盾变换交替过程中过渡的顺畅，情节与情节之间转换的自然等。《子不语》卷五《斧断狐尾》云：“河间府丁姓者，不事生业，以狎邪为事。闻某处有狐仙迷人，丁独往，以名帖投之，愿为兄弟。是晚狐果现形，自称愚兄吴清，年五十许，相得如平生欢。凡所求请，愚兄必为张罗。丁每夸于人，以为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谓吴曰：‘我欲往扬州观灯，能否？’狐曰：‘能。河间至扬，离二千里，弟衣我衣，闭目同行，便至矣。’从之，凭空而起，两耳闻风声，顷刻至扬。有商家方演戏，丁与狐在空中观。忽闻场上锣鼓声喧，关圣单刀步出，狐大惊，舍丁而奔。丁不觉坠于席上，商人以为妖，械送江都县。鞠讯再三，解回原籍。/见狐咎之，狐曰：‘兄素胆小，闻关帝将出，故奔，且偶忆汝嫂，故急归。’丁问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过魔迷良家妇耳。邻家李氏女，即汝嫂也。’丁心动，求见嫂。狐曰：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35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34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528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46页。

‘有何不可！但汝人身，无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袄，汝着之，便能出入窗户，如履无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蛊，状如白痴，丁登其床，女即与交。女为狐所染，气奄奄矣，忽近人身，酣畅异常，病亦渐愈。丁告以故，女秘之不言，而渐渐有乐丁厌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语曰：‘开门揖盗，兄之罪也。近日嫂竟爱弟而憎我，弟固两世人身，女子爱之诚宜。然非兄之丑，亦无由显弟之美也。’丁闻之，愈自得也。/狐妒丁夺妇宠，阴就女子之床，取小袄归。丁傍晓钻窗，窗不开矣，块然坠地。女家父母大惊，以为获怪，先喷狗血，继沃尿溺，针灸倍至，受无量苦。丁以实情告，其家不信，幸女爱之，私为解脱，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还家。’丁得脱归，将寻狐咎之，狐避不见。是晚，大书一纸贴丁门曰：‘陈平盗嫂，宜有此报。从此拆开，弟兄分灶。’”<sup>①</sup>（情节之间的过度用斜线划开）该作品以河间丁姓者“狎邪为事”为推动，先言投名帖与狐，因丁与狐性相投，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扬州观灯”、因狐惧关帝大刀，又自然而然的过渡到狐仙弃丁而走。丁归原籍，狐仙又自然要为当日弃丁之事作出解释，狐仙以“偶忆汝嫂，故急归”为自己开脱，从而又引出了狐仙“魔迷良家妇”之事，以及丁“求见嫂”，与嫂交媾，人狐反目之事。

又如卷九《木箍颈》云：“庄怡园在关东，见猎户有以木板箍其颈者，怪而问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驰出猎，行大野间，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白须幅巾，揖于马前。兄问何人，摇手不语，但以口吹其马，马惊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窜，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寻兄，至一大树下，兄仆于地，颈长数尺，呼之不醒。我方惊惶，幅巾人从树中出，又张口吹我。我觉颈痒难耐，搔之，随手而长，蠕蠕然，若变作蛇颈者，急抱颈驰马逃归，始免于死，然颈已痿废，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铁焉。’”<sup>②</sup>该作品中庄怡园之疑与木板箍其颈者之答是两个不同的情节单元，以庄怡园之疑惑引出木板箍颈者的故事，精怪作祟是箍颈者长颈的原因，故事中庄怡园的疑惑与木板箍颈者故事的讲述形成了很好的对应关系。故事完结的同时也解决了庄怡园的困惑，整个过程都合情合理，并没有着意刻画的痕迹，整体结构顺畅自然。

又如卷十三《牛头大王》云：“溧阳村民庄光裕，梦一怪，头上生角，敲门而进，谓曰：‘我牛头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应。’庄醒，告知村农。村方病疫，皆曰：‘宁可信其有。’纠钱数十千，起三间草屋，塑牛头而人身者坐焉。嗣后疫病尽痊，求子者颇效，香火大盛。如是数年，村民周蛮子儿出痘，到庙先具牲牢祀神，再掷卦，大吉，周喜，许演戏为谢。未数日，儿竟死。周怒曰：‘我靠儿子耕田养我，儿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锄钁，撞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71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32页。

牛头，碎其身，毁其庙。合村大惊，以为必有奇祸。自此寂然，牛头神亦不知何往。”<sup>①</sup>该篇作品，写了村民庄光裕梦“牛头大王”求血食，其许诺“塑像祀我，必有福应”，而村中又有疫病，村民遂为其立庙，立庙后自然而然的过度到了村中“疫病尽痊，求子者颇效”，但“牛头大王”是怪不是神，能力有限，所求之事并非都能应验，故而直接导致了最后周怒毁其庙宇的结局。立庙与毁庙情节的转换安排合理，由因出果，水到渠成，流畅情节中造就了清晰的因果链条。

于此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总之，流畅自然是《子不语》精怪故事中的一大特色，它没有乾嘉时期考证之学的冗滞沉闷，流畅的风格能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爱不释卷之感。

第二，《子不语》精怪故事中具有累如贯珠的特征。优秀的故事常用一条串联的线索结构全文，假若把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地点比成一堆杂乱的珠宝，那么线索就是串联杂乱珠宝的绳索。精怪故事中线索多种多样，有以器物为线索者，如卷三《狐撞钟》云：“陈公树蓍，任汀漳道时，海上忽浮一钟至，大可容百石。人以为瑞，告之官，遂于城西建高楼，悬此钟焉。撞之声闻十里外，选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楼。亡何，海水屡啸，陈公以为金水相应，海啸者，钟声所召也。命知县用印封闭此楼，并严谕李叟，不许人再撞。有美少年常来楼中，与李闲谈，偶需食物之类，往往凭空而至。李知为狐仙；忽起贪心，跪曰：‘君为仙人，何不赐我银物，徒以酒食来耶？’少年晓之曰：‘财有定数，尔命穷薄，不可得也。得且有灾，将生懊悔。’李固请不已，少年笑而应曰：‘诺。’少顷，见几上置大元宝一锭。嗣后，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过，闻撞钟声，怒李守护不谨，召而责之，笞十五板。李无以自明，归视印封，完好如故，然业已受笞，闷闷而已。未几，邑宰又过，楼上钟声乱鸣，遣役视之，并无一人。邑宰悟曰：‘楼上得毋有妖乎？’李无奈何，具以实告。命取元宝视之，即其库物也。持归复所，钟不复鸣。”<sup>②</sup>全篇皆以“钟”为线索展开情节，叙述了狐仙作怪之事。钟声一响则有灾难至、钟声又响则李某受笞、钟声乱响则李某得府库银事败露，李如实相告之后钟声乃绝。

有以事件为线索结撰全篇者，如《驱狐四字》云：“周公世僎宰虞城时，有耿家庄刘化民家患狐，百法驱攘无效，因诉于公，牒移城隍。公从其请。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谓神且莫制，殊难为力。其友沈松涛曰：‘予在息县，有巨绅某之子，甫毕姻，迫于父严恐恋新婚，促令从师远读，且督责曰：‘无故不得擅归！’其子绸缪燕尔，未免妄想。一日，独坐书斋，见隔墙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99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9页。

见墙上立金甲神，手执红旗二杆，一书“右户”，一书“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灭。今试写四字在纸上试之，何如？’因裁黄纸二方，研朱砂书之，令刘持归，贴户牖间。是夜狐来，果却步而言曰：‘户夜神在此，今且让汝，三年后当再来。’从此寂然。周旋即升去，不知其后若何。其时内幕蒋生知此情节，闻绍兴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缠，蒋乃教以用朱砂如法书‘右户’、‘右夜’四字，贴其楼窗，无风自启，楼上狐扒窰一夜，声如铁甲，至曙始息，狐尽逃去。”<sup>①</sup>全篇以“患狐”这一事件联接情节，因有狐患，故而有刘化民求于神之事。因有狐患，故有沈松涛道出“驱狐四字”之法。因有狐患，故有蒋生绍兴桂林庵驱狐之事。又如《褐道人》云：“国初，德侍郎某，与褐道人善。道人精相术，言公某年升官，某年得红顶，某年当遭雷击，德公疑信参半。后升官一如其言，乃大惧，恳道人避雷击之法。道人故作难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约朝中一二品官十余位，环坐前厅大炕上，公坐当中，过午时则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气晴朗，将午起，黑云风雨毕至，雷声轰轰，欲下复止。忽家人飞报：‘老太太被雷摄至院中！’德公大惊，与各官急趋往扶，则霹雳一声，将炕击碎。视其中，有一大蝎，长二尺许，太夫人故无恙也。寻褐道人已不见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术愚人，实以自卫，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则德公竟不知为其所用也。”<sup>②</sup>整篇故事都以“雷击”这一事件串联，先写褐道人预言德公将遭雷击，其次写德公依褐道人之言欲避雷击，再写家人言太夫人被雷击中引开德公，最后写炕中褐道人被雷击。

有以某种精怪名为线索者。如《旱魃有三种》云：“一种似兽，一种乃僵尸所变，皆能为旱，止风雨。惟上上旱魃名‘格’，为害尤甚。似人而长，头顶有一目，能吃龙，雨师皆畏之。见云起，仰首吹嘘，云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应旱，则山之川气融结而成。忽然不见，则雨。”<sup>③</sup>此篇故事的线索是精怪“旱魃”。又如《骷髅三种》云：“地中有游尸、伏尸、不化骨三种，皆无棺木外袭者。游尸乘月气应节而移无定所。伏尸则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贯注之处，其骨入地，虽棺朽衣烂，身躯他骨皆化为土，独此一处之骨不化，色黑如碧玉，久得日月精气，亦能为祟。故负米者死，肩骨后朽；舆夫死，腿骨后朽，以其生前用力，为精气结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则久受精气为游尸，又久而为飞行夜叉。《峒茀神书》云，老蛤能辟伏尸。”<sup>④</sup>此篇故事的线索是精怪“骷髅”。上述两篇故事均带有博物性质，都以某种精怪名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有增广见闻之作用。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03-404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231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26-427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47页。

可以说,《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线索多种多样的。正是由于故事中有多方线索的运用,才使精怪故事内部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三,《子不语》精怪故事具有连绵不断的特征。连绵不断指的是精怪故事各部分情节间的前呼后应与因果关联,形成一种连绵不断之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注重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条,有果必有因,因果情节间丝丝相应,从而达到一种连绵不断之美。如《王莽时蛇冤》云:“临平沈昌谷,余戊午同年举人,年少英俊,忽路间遇僧,授药三丸曰:‘汝将有大难,服此或可少瘳,临期吾再来视汝。’言毕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药掷书厨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语曰:‘我峨嵋山蟒蛇,寻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扪其吭,气将尽,家人忆路间僧语,即速觅书厨上药,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记历代前生事:沈在王莽时,姓张,名敬,避莽乱,隐峨嵋山学仙,有同志人严昌为耦耕之友。刘歆谋起兵应汉,事败,裨将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为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车轮,每出游,必有风雷,禾稼多伤。张欲除其害,命王削竹刺插地,以毒药傅之。蛇果出为竹所刺死。蛇修炼有年,将成龙者,其出穴自挟风雷而行,非有心害人。为王杀后,思报主谋者之冤。而王均闻莽死后,随出山佐光武中兴,拜骠骑将军,遣人迎张敬入洛,亦拜征虏将军,蛇不能报。再世为北魏高僧,三世为元将某,有战功,蛇又不能报。惟今世仅作孝廉,故蛇来,将甘心焉。其原委历历,口皆自言。家人问路僧为谁,曰:‘即严昌先生也。先生辞光武之聘,早登仙道,与吾有香火缘,故来相救。’言终,沐浴整衣冠卒。开吊日,前僧果来,泣拜毕,语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当仍归仙道耳。’语毕,忽不见。”<sup>①</sup>此篇作品中,“路间遇僧,授药三丸”是因为沈昌谷前世与严昌先生交好,严特来相救;之所以要服药是因为汉世沈用竹签戕害蛇命,蛇今世来索命,沈昌谷要保命故而需要服药;沈病重直至殒命是因为未按僧之要求服药。故事层层相因,把各个情节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线,体现了《子不语》精怪故事连绵不断的特征。

其次,注重各部分间的前后照应。如《吴子云》云:“康熙初,桐城秀才吴子云,春夜玩月,闻空中有人声曰:‘今年乡试,吴子云当中四十九名。’诵其文,琅琅然,题是‘君子之于天下也’一章。吴虽不甚记忆,而觉其文甚佳,因预作此题文以备试。未几入场,果此题,大喜,因书宿构。放榜,果中如其数。旋登进士,官翰林,督学湖南,满载而归。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纤纤然。吴惊问,曰:‘我狐仙也,与公有前缘,故来相伺。’起烛之,嫣然美女,遂偕伉俪。嘱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车中以免,故来报君。今君亦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56页。



有大祸，不可不防。’吴问故，曰：‘前途君必宿吕姓店，吕有爱女，年九岁，君召而爱之抱之，继为干女，重赐珍宝，则免矣。’吴至吕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时，店主拉吴手笑曰：‘我响马盗魁也。君出署时，輜重颇富，诸僮僮儿相涎已久。今知君真长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铃鞭，撞壁者三，诸盗齐入，曰：‘吴学院我干亲家也，诸君不得无礼，急为我护送到家。’吴竟得免。后吴无子，族人争以子来求继。吴私问狐应继何人，曰：‘牧牛儿好。’次日，果有牧童过，亦本家也。吴拉入嗣为己子，族人皆笑之。吴亡后，儿颇恂谨，能守其业，家日以富，至今人呼为‘吴牛’。尝索对联于方处士贞观，方戏书云：‘对窗常玩月，独坐自弹琴。’吴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sup>①</sup>该篇五百来字的故事中前后照应之处有三：第一处是空中有人语吴子云乡试当中四十九名，并语是科题为“君子之于天下也”一章，吴入场，果然如此，并得中是科。第二处是吴子云督学湖南狐仙言有大祸，并告诉其化解之法。路上果然遇盗贼，吴子云按狐仙告诉之法化解了危险。第三处是吴子云无子嗣，族人争过继，狐仙言“牧牛儿好”，次日果有牧牛儿至，嗣之，能守家业。故事全篇，节节相应，从而使结构非常完整。

第四，《子不语》精怪故事具有迅速明快的特征。相对于白话小说来说，作为文言小说的精怪故事篇幅都不长，作者往往以突变的方式实现情节的突转变化，使情节的发展给人一种迅速明快之感。如《狐仙开账》云“和州张某，作客扬州，寓兴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无人敢居。张性落拓，意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称吴刚子，求见。揖而与言，风采颇异，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因问：‘可是仙乎？’曰：‘不敢。’张故贫士，意欲交结之以图富贵，遂设酒食与之饮宴。吴亦答谢。未半月，张力竭矣，而吴之酒饌甚丰。张遂起贪念，终日黻其设席，吴作主人，亦无吝色。如是者月余，吴忽不至。时遇霉雨，张开箱晒衣，则全箱空矣，中书一帐，并质钱帖数纸，某日鸡鱼若干，某日蔬果若干，皆典张之衣服而用之。笔笔开除，不空设一席，不妄消一文。”<sup>②</sup>此篇故事有两大情节，一是张某欲结交狐仙以图富贵，设宴半月，日久力竭，黻吴设宴，吴无吝色。二是吴忽不至，张某开箱晒衣，衣物已被狐仙典当，作昔日宴席之费。从张某与吴的终日宴饮到吴忽不至，典当衣物，一一列出夕日宴席之名目的突变，省去了夕日宴饮的具体经过，减少了故事篇幅的同时，也使得故事简洁明了。类似作品还如《江中三太子》《陈圣涛遇狐》《乌头太子》等。可以说，《子不语》精怪故事有合于自身的特点，即运用情节突变的方式让其自身变得简明扼要的同时却又眉目清晰，以达到迅速明快之感。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126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87页。

## 四 精怪故事的思想内涵

任何故事都应做出相应的文化诠释,精怪故事也不例外。如若精怪故事缺乏思想内涵的研究,那么对精怪故事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鉴于此,本章将从精怪故事思想的宗教性和精怪故事思想的时代性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讨论精怪故事中万物交感的自然观,以及果报轮回的命运观;其次,袁枚主要生活在乾嘉年间,特殊的时代赋予了精怪故事特殊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就精怪故事中对汉宋之学的抨击,对人类力量的肯定及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等思想意蕴展开论述。

### (一) 精怪故事思想的宗教性

#### 1. 万物交感的自然观

##### (1) 巫术、宗教中的原始思维

泛灵信仰与泛生信仰等原始思维广泛的遗存于精怪故事中,泛灵信仰也称“万物有灵观”,由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万物有灵观”是关于精灵的哲学,故而他也将“万物有灵观”称作精灵的学说。他在书中指出,原始人类通过对影子、呼吸、睡眠、梦境等现象的观察认为生命的存在来自一种非物质的灵魂。原始人进一步将灵魂观念推演并赋予万物,认为万物也同人类一样是有灵魂的。在灵魂观念的趋使下,他们将其运用于先祖身上,便产生了祖先崇拜,运用于自然界的生物以及非生物上便产生了自然崇拜。人类学家马特雷对泰勒的观点有所损益,他认为在泛灵信仰之前还有泛生信仰的宗教形式。泛生信仰,也称之为“物活论”或“前万物有灵观”。他在《宗教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在面对大自然异乎寻常的行为之时,原始人把这些归因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时,他还认为原始人只能用某种事物固有的性质喻指某种抽象的概念,比如表达“硬”只能说“像石头一样”。可以说原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正是因为原始人思维能力的低下,出于本能他们才会认为周围的事物同自己一样也是具有生命的存在。正如本文第三章所讲到的,超自然力量几乎是精怪们的标配。它们种类繁多,动物精怪有乌鸦、狐狸、羊、山魈、狼、猴、熊、牛、狸、白鼠、猫、獭、鼯、龟、蠪龟、蛇、蛤蟆、黑鱼、鲛、蝴蝶、蓑衣虫、蝗虫、蜘蛛、蝎子、蜈蚣;植物精怪有樱桃树、牡丹、柳树、竹叶、树、瓜子;无生物精怪有骷髅、皮脸怪、不倒翁、扫帚、羊骨、木雕、水木之精、碑、黑气、僵尸、白骨、水缸、石狮、旱魃、白瓷坐墩、白石、泥塑、石人、匾等。动植物及无生物精怪种类的丰富性从侧面说明了直至清代人们仍然坚信周围事物同人类一样是

有生命的。

无论是泛灵信仰还是泛生信仰，我们都当从精怪意象说起，因为“精怪意象，恰恰是在原始人对无力把握某些自然界的联系或者人与自然的联系时产生的幻想的、神秘的观念物。”<sup>①</sup>精怪意象是自然属性、人类属性以及变换不定的超自然属性的复合，其中广泛存在着多种思维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交织，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这种现象称为“神秘的互渗”或是“原逻辑思维”。小说《山海经》中有大量的精怪描述并且广泛存在着这种“互渗”原理，这种互渗首先体现为精怪是某种动物的一部分与另一种动物一部分的复合，复合而成的精怪具有某些特异功能。如本文第一章所引述的《山海经》之例，“玄龟”有鸟的头，毒蛇的尾巴；柢山的鱼怪有牛一样的身体，蛇的尾巴并且还有翅膀；赤鱮有鱼的身子，人的脸面；鸡山的鸟怪，有人的面庞，四只眼睛。另外佩戴“旋龟”既可以耳不聋，又可以治愈脚底的老茧，柢山的鱼怪食之不会得痈肿的疾病，赤鱮之肉食后则不会得疥疮。此外，有的精怪“食之善走”，有的精怪“食者不妒”，有的精怪“食之无卧”，有的精怪“食者不蛊”等，《山海经》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一些异象的出现还与某种精怪有关，精怪在先民的意识里被赋予了解释功能，且看《山海经》中的相关描述：

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又东三百四十里曰尧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见则县有大繇。<sup>②</sup>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sup>③</sup>

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鸱，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鵩，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sup>④</sup>

长右之山精怪的出现则郡县大水，尧光之山的精怪出现则县有大繇，丹穴之山鸟怪出现则天下安宁，令丘之山鸟怪出现则天下大旱。对于上述灾难的解释明显带有某种巫术成分，我们可以用巫术思维去理解精怪与以上现象的关系。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巫术建立的思想原则有两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感染率’。巫术根据第一

<sup>①</sup>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第58页。

<sup>②</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10页。

<sup>③</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16页。

<sup>④</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18页。

个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够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sup>①</sup>上述材料虽未有运用巫术驱怪的情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天下大旱”“郡县大水”“县有大繇”“天下安宁”等异象皆与精怪的特征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故而也是符合巫术原理的。小说中的这种原始思维一直从《山海经》的年代延续到了《子不语》中，前文引述的《狐撞钟》一篇则认为钟声与海啸有关，《水怪吹气》《海中毛人张口生风》等篇中作者则认为水怪、毛人吹气与风灾有关，类似的例子在《子不语》可谓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

## （2）精怪故事中的原始宗教文化

《子不语》精怪故事中体现得最多的是山岳崇拜。中国多山的地理实际决定了先民的生活与山的关系密切。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我们的祖先随着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历史变迁，走过了一个依山生活、向山原之交地带进军，再转向平原的过程”<sup>②</sup>，可以说“吾国文明，实先发生于山岳”<sup>③</sup>。山岳是“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sup>④</sup>之处，具有神秘性。山岳的神秘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其充满敬畏与崇拜。精怪故事中有很多故事都以神秘的山岳为发生背景，《冷秋江》篇是程姓者“夜从象山归，过山脚”时发生的故事；《骷髅报仇》是游山时发生的故事；《蜈蚣吐丹》的故事发生在温州雁荡山；《禹王碑吞蛇》的故事发生在四川邛崃山；《王莽时蛇冤》的故事发生在四川峨眉山；《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处州的山中；《山和尚》的故事发生在李姓者登山避水时；《黑苗洞》的故事发生在湖南房县万山之中；《白龙潭》的故事发生在山麓间；《枯骨自赞》的故事发生在苏州上方山；《石板中怪》发生在巢县险峻之山中；《九尾蛇》的故事发生在江西的深山中；《食猴怪物名石掬》湖南至道州路间的山中。将山岳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自觉是山岳崇拜的一部分。

另外对山岳的崇拜还体现在对山中神灵的崇拜上。《三头人》中“有湖州客张氏兄弟三人，在云南逃归，从蒙乐山之东步行十昼夜，遂迷失道”，山中遇三头人，三头人为其指路之后，途中“又入乱山中”。山中有古庙，庙是侍奉神灵的宗教祭祀场所，对庙中神灵的崇拜，即体现了对山岳的崇拜。《狐生员劝人修仙》中写了狐仙赴泰山娘娘处考试之事，“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陈圣涛遇狐》中的狐仙“每月朔”则“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处听差。”“泰山娘娘”又名“碧霞元君”乃泰山之神女，

<sup>①</sup>（英）弗雷泽著：《金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页。

<sup>②</sup>张杰著：《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页。

<sup>③</sup>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sup>④</sup>许维通：《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1页。

泰山神女西晋时已有之，张华《博物志》云：“文王以大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曰，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自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sup>①</sup>姜太公升任大司马得力于泰山娘娘托梦文王言其有德，助人升迁的神灵得到人们的供奉也是自然的了，对泰山神之女的崇拜也是对山岳的崇拜。

## 2. 果报轮回的命运观

佛教未传入之前，中国本土就有较为单纯的善恶福祸思想。《尚书》中说：“天道福善祸淫”；《易经》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东汉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因果轮回观与中国的善恶福祸观相融合并作为社会所接受，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佛教的因果轮回观之所以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是因为“宗教神力解决了人类自身所遇到的而又没有能力解决的许多难题，为弱者提供了世俗社会所无法提供的精神庇护，人类的许多幻想与期望在宗教的虚拟世界中变为了现实。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的诸多不幸与痛苦通过宗教的形式而得以弥补，因果之关系在宗教的有关规制中得以兑现，善恶诸业力所带来的后果终于通过宗教这样一种形式而得到部分的或完全的解决。”<sup>②</sup>在《子不语》的精怪故事中主要有现报与后报两种表现形式：

现报即今生事，今生报。慧远《三报论》：“现报者，善恶始於此身，即此身受。”<sup>③</sup>如第一章引述的《骷髅报仇》一篇，故事中孙君寿恶作剧戏谑鬼神，令骷髅吞粪，骷髅也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了孙君寿，令其丧命。孙君寿所作的恶在今生就遭到了报应。现报的故事还有《鄱阳湖黑鱼精》《西江水怪》《鳖精》等，《鄱阳湖黑鱼精》写了鄱阳湖有黑鱼精作祟，兴风作浪，许客倾舟而亡，其子誓言杀鱼以报父仇，遂请天师除怪之事。《西江水怪》写了江西有人以咒取鱼鳖，水怪越出水面报复伤人之事。《鳖精》中写孙香泉女因食鳖受到报应，得了“喜则明妆艳服，笑舞百出；怒则抛盆掷碗，詈骂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数人之膳”<sup>④</sup>的怪疾。得怪疾的原因仅在于“婿家杀其子孙太多，故率其类来报仇”。黑鱼精、持咒者、孙香泉女都是在此生受到了报应。《骷髅报仇》《西江水怪》《鄱阳湖黑鱼精》《鳖精》中的受报者受到的都是恶报。

后报，即是此生种下的因，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如第三章引述的《王莽时蛇冤》一篇，故事主人公沈昌谷是王莽时张敬的托生，是时，峨眉山有蟒蛇，张命裨将王均削竹杀之，遂与蟒蛇结仇。蟒蛇思报主谋者，但汉

<sup>①</sup>（晋）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

<sup>②</sup>王连儒著：《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sup>③</sup>僧佑，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页。

<sup>④</sup>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06页。

时张敬拜征虏将军，二世为北魏高僧，三世为元将皆不能报，此世仅作孝廉，故而来报。沈昌谷遭到报应是因为前世作业杀蛇的结果。这里的后报并不是因为“业力软弱，时作时悔，为酬报前，业因不失，遇缘即报”<sup>①</sup>而是因为业力过于强大。类似的故事还有《扫螺蛳》，只不过《扫螺蛳》中的生报不是回报在托生后的自己身上，而是回报在其子孙后代的身上。故事中彩云的“五世祖耕海滨，海潮至，青螺随潮入岸。潮退，螺不能归原处，被人捉卖。祖夫妻各持帚扫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为度，如是者六十年。”<sup>②</sup>因为彩云五世祖做了好事，彩云才得有观音做媒嫁与洞庭君的回报。《王莽时蛇冤》是受的恶报，而《扫螺蛳》则是得的善报。

无论是现报还是后报，在《子不语》的精怪故事中都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倾向，这也许是袁枚规劝世人多行善，勿作恶的一种努力。这也是《子不语》精怪故事难能可贵的地方。

## （二）精怪故事思想的时代性

### 1. 对汉宋之学中不合理因素的抨击

汉学，既可以指汉代经学，又可指清代考据学。宋学主要指宋明理学。汉学重考据，史学家邓广铭曾对汉学的特点有所归纳：“汉代的儒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带带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烦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sup>③</sup>宋学重义理，漆侠先生认为宋儒：“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即从宏观方法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含义，达到通经的目的。”<sup>④</sup>汉儒的治学方法属于微观型，而宋儒的治学方法则属于宏观型。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各自有各自的弊病。袁枚曾在给惠栋的信中说：“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sup>⑤</sup>袁枚还有“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之句，他的信和诗皆表达了对汉宋之学的不屑。他认为宋学讲心性形而上，过于玄幻，宋儒具有腐儒习气，而汉学则偏于附会，往往是对经典的曲解。

<sup>①</sup>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03页。

<sup>③</sup> 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sup>④</sup> 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sup>⑤</sup> 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

在《子不语》的精怪故事中袁枚借精怪之口表达了对汉宋之学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对汉学家脱离实际的礼仪规范的抨击。“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头几乎压死。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几乎喝死。只许每日一食，须劝再食，天子之腹几乎饿死。《丧礼》：含殓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栖不能启其齿，则凿尸颊一小穴而纳之。凡为子孙者心俱不忍。以讹传讹，习而不察，将及千年。”<sup>①</sup>他讽刺了汉儒冕旒、祭地示服大裘、每日只许一食、葬殓时尸颊穿小穴放殓米等不合理的礼制安排。

第二，对汉学家解经时穿凿附会，胡乱注疏的抨击。如郑玄、孔颖达说：“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麒麟道：“麒麟何罪？遭此屠毒”袁枚借麒麟之口驳斥了注疏的荒谬。又如郑玄注疏说：“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故事中借姜氏之口道：“妾姜氏，周王妃也。当时周王劝农，妾并不随行。今有妄人郑某，说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妾想妇人幽闺弱质，行不逾阃，岂有披霜冒雪出来劝农之理？北魏王肃曾言其非，唐人孔颖达将王大加呵斥，党同诬妄，一至于此！”<sup>②</sup>批判了妇人随行劝农的荒谬。再如郑玄将“亦既覿止，我心则降”之“覿”训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训“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为“妇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妇人反驳道：“夫君外出，妾等心忧，‘亦既覿止，我心则降’，言既见而心安，此人情也。……妾等皆公侯淑女，不应贪淫至此！”<sup>③</sup>又借麒麟之口道：“臣在周文王灵囿中与振振公子同游，见文王宫女原无定数，多不过二三十人，并无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名号，亦从不见有金环进之、银环退之之条例。文王日昃不暇，乐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余妇哉！戴圣本系赃吏，造作宫闱经典，以媚昏主，而郑玄师弟又从而附会之，致后世隋宫每日用烟螺五石，开元宫女六万余人，皆其作俑也。且注《诗经》‘昏椹靡供’，言椹是椹妇人之阴，此是《景十三王传》中之事，三代无此惨刑。”<sup>④</sup>抨击郑玄师弟胡乱注解经典，是后宫人数猛增的始作俑者。

第三，对时兴宋学禁锢士人思想以及假道学的讽刺。在故事中麒麟认为宋儒：“颁行《四书大全》通行天下，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虫有应声者，今天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虫也。”<sup>⑤</sup>用应声虫来讽刺宋儒及其追随者。除了《麒麟喊冤》之外，还有《狐道学》一篇来讽刺假道学。故事中写了老狐信奉理学，所谈皆《心性》《语录》中语，其子孙因调戏孙家小婢被老狐掐死之事。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59页。

<sup>②</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59-460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60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60页。

<sup>⑤</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461页。

作者将仕宦同狐道学作对比，他认为：“此狐乃真理学也。世有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远矣。”<sup>①</sup>讽刺了巧宦的言行不一，巧言令色。

## 2. 对人类力量的肯定

古人的思维中，万事万物都由神灵左右，所以在面对一些超出可知性范围的超自然现象时，他们皆把这些现象归因于鬼神。在鬼神面前人类只能被动的接受，因此人的力量总是被低估。而在《子不语》精怪故事中，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人，而非鬼神。人的力量获得了肯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作者往往用人类已经获有的知识去解释精怪现象，而不是把超自然力的精怪归为神灵去解释。用知识去解释精怪现象已经趋于理性化，人不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如《罗刹鸟》篇中罗刹鸟的生成，作者就用“气”的思想去解释它，他认为罗刹鸟生于废墟和墓地之间，是久积太阴之气和尸气的产物。《尸奔》篇中，袁枚也用“气”的思想解释了尸奔现象。他认为尸体之所以能奔走，是因为“生人阳气盛者，骤触之，则阴气忽开，将阳气吸住”，这种现象是“阴阳之气翕合而致”，这就是《易》中所说的“阴疑于阳必战”。《水精孝廉》篇中的水精孝廉身体通透如水精，肠胃皆可见。孝廉幼时入大蛇腹中以此推之，身体通透的原因是为毒气所伤。

第二，以往人类在神秘力量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但拥有神秘力量的精怪，并非不可战胜。人是有战胜精怪的能力的，有的人能力稍微弱一点，只是有胆量同精怪斗争，是否战胜精怪，结果并不为人所知。如《缚山魃》篇中的厨人敢“持木棍殴击”山魃，并抱其腰，同滚地上。《大毛人攫女》篇中众人敢深夜追击大毛人二十余里。有的人力量则要强一些，不仅敢于和精怪斗争，并且还在斗争中战胜了精怪。如《赵大将军刺皮脸怪》篇中的赵良栋在与皮脸怪的争斗中获胜，手持铁戟刺杀了皮脸怪，最终皮脸怪“身面不复见”化为满房火星。《樱桃鬼》中的樱桃精长期偷人酒食，熊本则用剑斩杀了樱桃树精。《不倒翁》中不倒翁所化之精怪作威作福，蒋生“以手撮之，置于几上”制服了精怪，使之现出了原型。《水鬼帚》篇中扫帚化为水鬼作祟，众人取柴火将扫帚焚烧后，“自此黄泥沟不复溺人”。《匾怪》篇中的匾怪化为长须老人作祟，孙家将匾投之火中，怪遂绝。《羊骨怪》篇中的羊骨怪偷食浆糊，将羊骨从土中挖掘出来后，将其烧毁，怪乃绝。《猎户除狐》篇中海昌元化镇有富家，狐患甚重。冬日猎户借宿其家，持鸟枪，装火药，帮富家除了狐患。

《子不语》中精怪故事的来源是多样的，上述援引的故事多来自士大夫阶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神秘观念。士大夫阶层的神秘观念已经有所转变，面对神秘现象时，不再一切唯鬼神论，而注重凭借人力对神秘现象进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351页。



行解释和探索。面对神秘力量时，人不再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积极主动，强调人也可以同神秘力量作斗争，并且战胜它们。

### 3. 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

婚姻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范畴。有论者认为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从配偶的选择，婚姻的确定、延续乃至破裂，既与个人，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婚姻质量的高低，以及男女成婚比例的大小等，又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乃至家庭，都把规范男女婚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必须遵行的道德约束。”<sup>①</sup>清代的婚姻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大清律例·婚姻》载“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父母主婚。”<sup>②</sup>从法律层面上讲，婚姻嫁娶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在婚姻问题上并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另外《大清律例》还规定“良贱不婚”，婚姻有严密的等级约束，不同等级的人不能通婚。而袁枚却反对这些法令，他主张情欲主义，他认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之心本来如此”。袁枚在情欲主义的驱使下，其创作的精怪故事自然坚持了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这是对传统婚恋伦理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不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注重自我的主观情感，如若钟意便竭力追求。《屐屨精》中的屐屨精便是这样一位女子，她对华生的竭力追求可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华生出卖自己之后不计前嫌。“女忽直入寝所冒生曰：‘我何负卿，竟碎我身体！然我亦不恼也。卿父母所虑者，为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宫灵药，服之当无恙。’出草叶数茎，强生食……生服灵药后，精神顿好，绝不似曩时孱弱。父母无奈，姑听之。”<sup>③</sup>屐屨精虽遭华生出卖，但并不计较，反而是为华生求取灵药以此打消父母的疑虑，足可见屐屨精对华生的一片深情。第二次是道人欲助华生除妖时屐屨精的苦口婆心。疥道人言华生“妖气过重，不实言，死期近矣！”华生则据实已告，携道符归。屐屨精知晓后，大诟曰：“何又薄情若此？……我有要语告君，凭君自择，君且启符。……郎君貌美，妾爱君，道人亦爱君。妾爱君，想君为夫；道人爱君，想君为龙阳耳：二者郎君择焉。”<sup>④</sup>屐屨精用发自肺腑的质问挽回了华生的心意，遂相爱如初。第三次是疥道人再次出现，欲制服屐屨精。屐屨精与华生做最后的道别时道：“早知缘尽当去，因一点痴情，淹留受祸。但数年恩爱，卿所深知。今当永诀，乞置我于墙阴，勿令月光照我，

<sup>①</sup>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 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sup>②</sup> 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sup>③</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6页。

<sup>④</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6页。

或冀须臾缓死。卿能见怜否？”<sup>①</sup>最后诀别时仍可看出厉羸精的不舍，可以将厉羸精的不舍看作是他竭力追求华生的一种努力。

第二，打破“良贱不婚”的藩篱，甚至是更加叛逆，人与异类也可以结合。异类与人类结合最多的当算狐，《陈圣涛遇狐》《斧断狐尾》《喀雄》《狐读时文》《张光熊》《李生遇狐》等篇目都是狐与人类的结合。《陈圣涛遇狐》中的狐仙因与陈圣涛“为有夙缘而故”竟成夫妇，并为陈圣涛捐纳飞班通判。《斧断狐尾》中的狐仙以“魔迷良家妇”的方式与人类女子结合。《喀雄》中的喀雄与周女有夙缘，狐仙化为周女与喀雄结合。《狐读时文》中老叟上门提亲促成了狐女与李生的姻缘。《张光熊》中的狐仙因“晨夕见郎出入，爱郎姿貌，故来相就”。《李生遇狐》中“生睡觉，忽睹丽人坐榻上”遂与狐仙“就燕好”。除了狐仙之外，还有罗刹鸟、厉羸、白虹、獭、蛇等异类与人类结合的故事。《罗刹鸟》中罗刹鸟化为新妇与人类结合。《厉羸精》中的无锡华生见“有女徘徊户下”，以乞火的名义与厉羸精搭讪，“女笑而与之”，从此华生与厉羸精便日夜相就。《白虹精》中的蒿工于白虹精有渡水之恩，白虹精遂“欲侍君子”。《獭怪》中的郭生“一夕读书，有好女子到其家与之狎”此女子即是千年水獭所化。《秀结宜男》中富家子金挺之“慕某女不得”便“有妖冒作此女来魅”，此女是修炼千年的蛇妖，冒名与金挺之相就。这些异类与人通婚的故事，可以说是袁枚主“情”观下对“良贱不婚”规定的反叛，因为这些故事已然跨越了物种间的隔阂，更不用说“良”与“贱”的两种等级界限了。

<sup>①</sup>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第87页。

## 结语

《子不语》精怪故事研究，是笔者对《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做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文章结合文体学、故事形态学、叙事学、文学地理学等相关理论成果，从精怪故事的创作背景和类型、精怪故事与文学地理，精怪故事的艺术特色、精怪故事的思想内涵等四方面对《子不语》中的精怪故事展开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对《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创作背景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乾嘉时期文字狱的兴盛以及前代精怪故事的创作方式影响了《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创作。另外，依据精怪的活动方式，将精怪故事分为了作祟型，助人型及其它等三大类。

第二，《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地域分布非常广泛，涉及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安徽、广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云南、福建、陕西、陕西、蒙古、甘肃、贵州、台湾、新疆等省份。地域空间意识不自觉间被应用到精怪故事中，主要体现在精怪对自然地域空间的依赖性上、精怪在空间分布的广泛性上、精怪故事作者在表述陌生空间时的探索性上，以及空间对精怪活动的限制性上。作者（讲述者）的流动是精怪故事地域叙事的基础，另外袁枚交友甚夥，故而才有了精怪故事丰富的地域性。这些故事主要是袁枚的亲历亲见，亲友行迹所见，以及当地人和当地官员的所见所闻等；丰富的地域故事具有不同的地域表现，它们反映了当地的狐仙信仰、五通信仰、饮食习俗、崖葬风俗等风俗民情。另外，地域生态也是精怪故事表现的重要内容，故事中精怪的分布与水生生物及陆生生物的分布具有一致性，这些生物的分布是生态好坏的具体反映。

第三，精怪故事艺术表现形式多样。通过与《聊斋志异》中的精怪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子不语》中精怪的种类繁多，身份多样，有的为人亲友，有的为人妻妾，有的为书生官吏，有的为道士神灵。同时这些精怪往往具有物质属性，又有人性，同时还会妖法。精怪繁多的种类决定了精怪各异的物性，同时作者的主观情感与价值思考决定了精怪拥有人性，人的思维方式又决定了精怪会妖法，可以说精怪形象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就叙事艺术来说，“夜化”叙事是以“夜”为故事发生背景并且与人物、情节等叙事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非常的叙事方式，是袁枚《子不语》精怪故事叙事的一大特色，故事中常常借助“时长变形”来增加或减弱小说的叙事效果，通过增加夜晚叙事时间的长度来反映精怪作祟的不同程度。另外，“夜化”叙事作品呈现与袁枚“性灵”论互文的特点；就结构艺术上来说，《子不语》精怪故事没有乾嘉时

期考证之学的冗滞沉闷、同时作者善于串联多种线索，注意情节间的前后关系，因此，在结构上表现出流畅自然、累如贯珠、连绵不断、迅速明快等特征。

第四，精怪故事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体现在它的宗教性上，其中包含有泛灵信仰与泛生信仰等原始思维的遗存，也包含有山岳崇拜等原始宗教文化，同时还有佛教果报轮回的命运观等。其次，体现在它的时代性上，既表现了对汉宋之学中不合理因素的抨击，对人类力量的肯定，又有以“情”为主的婚恋伦理，反映了袁枚的思想。

## 参考文献

### 著作类

- [1]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 [2]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3] 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4] 陈鹏主:《动物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
- [5]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6]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 [7] 陈晓芬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8] 程树德:《论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 [9] 邓广铭:《略谈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0]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12] (英)弗雷泽著:《金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13] (英)福斯特(E. M. Forster)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 [14] 傅才武:《中国人的信仰与崇拜》,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5] 傅毓衡:《袁枚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
- [16]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17]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18] (法)格拉耐(Granet·M)著;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 [19] 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20]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21]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 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22]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夷坚丁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23]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24] 黄霖,李桂奎,韩晓,邓百意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 [25] 黄永林编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 比较与阐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6]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7] 冀昀主编：《庄子》，北京：线装书局，2007 年。
- [28] 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29] （德）卡西尔：《神话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 [30] （美）康笑菲：《说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31] （苏）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
- [32] （清）李庆辰著；金东校点：《醉茶志怪》，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
- [33] 李丰楙：《神化与变异 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 [34] 李萌昀：《旅行故事 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
- [35]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36] （法）列维-布留尔（Л е в и ц-Б р ю л ь）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 [37]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年。
- [38]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39]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 [4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 [41]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
- [42] 鲁迅著：《鲁迅杂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
- [43] 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44] 倪浓水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年。
- [45] 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
- [46] 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47] 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 [48]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49]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50]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51] 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52]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 [5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 [54] 僧佑，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 [55] 宋常立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
- [56]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57]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58] （晋）王嘉：《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 [59] 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60] 王连儒著：《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61] 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62] 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63] 王英志著：《清人诗论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
- [64]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 [65] 吴礼权著：《中国笔记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
- [66] 吴志达著：《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 年。
- [67]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 [68] 许维通：《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 [69] 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70]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 [71] 杨鸿烈：《袁枚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
- [72]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 [73] 姚增华著：《小说技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74] 叶朗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 [75]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
- [76] 袁枚著；陈君慧注译：《随园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08 年。
- [77]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 [78] 袁枚撰，申孟、甘林校点：《子不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 [79] 袁祖亮主编；朱凤祥著：《中国灾害通史 清代卷》，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80] （苏联）约·阿·克雷列维夫；乐峰等译：《宗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 [81]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 [82] 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83] 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
- [8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
- [85]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
- [86] 曾国藩著：《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2015 年。
- [87] 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88] （晋）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 [89] 张杰著：《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 [90] 张潮辑：《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91] 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92] 张世君著：《〈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93]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94] 赵尔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期刊论文

[1] 陈才训：《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

[2] 陈玲：《唐人精怪小说中的诸隐艺术》，《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 高玉海：《“游戏谰言”与“孤愤之书”——袁枚与蒲松龄小说观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

[4] 顾希佳：《山魃故事的追踪研究：以浙江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 韩石：《“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6] 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7] 康韵梅：《娱乐、逞才、托寓：唐小说精怪聚会赋诗叙事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8] 李桂奎：《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 李剑波，晏萌芳：《浅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的狐精形象》，《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 李萌昀：《舟船空间与古代小说的情节建构》，《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2期。

[11] 李小龙：《〈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2] 李志孝：《言鬼述异 各具情怀——〈聊斋志异〉与〈子不语〉比较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1期。

[13] 刘爱敏：《再释“子不语怪力乱神”》，《海岱学刊》，2015年第2期。

[14] 刘彦彦，李楚：《论袁枚〈子不语〉的预叙叙事》，《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4期。

[15]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16] 孟斌斌：《〈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的比较——以精怪形象为中心》，《文艺评论》，2013年第12期。

[17] 史华罗，陈常棨：《观念史中的〈子不语〉——袁枚对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的挑战》，《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

[18] 孙福轩：《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 [19] 王丹:《精怪:亘古至今的信仰与叙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20] 王晶红、李汉举:《黄山搜神记——〈聊斋志异〉的民俗文化土壤观瞻》,《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期。
- [21] 王梦:《〈绿牡丹〉的空间叙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S2期。
- [22] 王云:《道教的承负说与袁枚的〈子不语〉》,《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
- [23] 王正兵,许建中:《从〈子不语〉看袁枚的吏治思想》,《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
- [24] 王正兵:《从〈子不语〉看袁枚的重情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 [25] 王正兵:《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 [26] 韦乐:《从民俗狐仙信仰看狐妻故事在清代的新变》,《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 [27] 杨宗红:《财神“五通”论》,《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 [28] 杨宗红:《在场性与流动性:〈夷坚志〉地域书写之考察》,《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
- [29] 张泓:《〈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30] 张黎明:《中国文化中树木精怪嬗变源流辨析》,《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 [31] 张袁月:《文学地图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3期。
- [32] 郑春元:《蒲松龄对精怪小说的艺术创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 [33] 郑艳:《古代小说中的器物精怪及其民俗文化分析》,《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 [34] 朱迪光:《动物精怪故事的演变与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 学位论文

- [1] 曹花杰:《〈太平广记〉精怪故事母题研究》,集美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 [2] 陈静静:《〈子不语〉材料来源考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 [3] 韩晓:《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 [4] 何懿:《〈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的比较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 [5] 贾婷婷:《袁枚〈子不语〉鬼小说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 [6] 刘慧慧:《“才子之笔”与“才子之书”》,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 [7] 刘芸:《摘掉鬼神的面具—〈子不语〉中的神鬼形象分析》,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 [8]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 [9] 马丽君:《〈子不语〉中的城隍、关帝、阎罗故事分析》,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 [10] 曲慕娴:《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子不语〉—兼及〈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 [11] 王元胜:《唐代志怪传奇小说中妖怪形象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 [12] 熊保莹:《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 [13] 杨倩:《袁枚〈子不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 [14] 张鸿:《论袁枚〈子不语〉中鬼小说的创作特色》,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 [15] 张慧琼:《精怪、妖术与明代神魔小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 [16] 赵一霖:《唐五代人的精怪想象》,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 [17] 赵长贵:《明清中原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 [18] 郑幸:《袁枚年谱新编》,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 附录一：《子不语》精怪故事地域分布表

表一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直隶）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直隶	京师	《罗刹鸟》	罗刹鸟	其它	2
2	直隶	京师	《樱桃鬼》	樱桃鬼	作祟	6
3	直隶	京师	《木皂吏》	不知名	作祟	17
4	直隶	京师	《旱魃》	旱魃	作祟	18
5	直隶	顺天府房山	《蝴蝶怪》	蝴蝶	作祟	2
6	直隶	河间府献县	《狐仙正论》	狐仙	其它	续 5
7	直隶	河间府	《斧断狐尾》	狐仙	婚媾	5
8	直隶	保定府	《狐生员劝人修仙》	狐仙	助人	1
9	直隶	古北口	《水定庵牡丹》	牡丹	其它	13
10	直隶		《张光熊》	狐仙	婚媾	13

表二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广东）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广东	匡州	《老嫗变狼》	狼	其它	6
2	广东	潮州府	《石狮求救命》	石狮	其它	18
3	广东	潮州	《水怪吹气》	水怪	作祟	22
4	广东		《水精孝廉》	人怪	其它	22
5	广东	雷州	《石人赌钱》	石人	其它	续 4
6	广东	岩镇	《李生遇狐》	狐仙	婚媾	续 8

表三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山东）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山东	济南府	《羊践前缘》	羊精	婚媾	5
2	山东	济南府	《铁公鸡》	狐仙	作祟	23
3	山东	济宁	《王都司》	狐仙	助人	15
4	山东	冠城县	《香亭记梦》	鱼精	作祟	21
5	山东		《鬼吹头弯》	僵尸	作祟	23
6	山东	诸城	《黑眚畏盐》	黑眚	作祟	续 8

表四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江西）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江西	南昌鄱阳湖	《鄱阳湖黑鱼精》	黑鱼精	作祟	3
2	江西		《江西水怪》	水怪	作祟	16
3	江西		《树怪》	树怪	作祟	19
4	江西	广信府	《广信狐仙》	狐仙	助人	19
5	江西		《九尾蛇》	九尾蛇	其它	续 8

表五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四川）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四川	成都府	《赵大将军刺皮脸怪》	皮脸怪	作祟	1
2	四川	临邛县	《狐读时文》	狐精	助人婚媾	9
3	四川	川西	《仲能》	白鼠	其它	16
4	四川	简州	《四耳猫》	猫怪	博物	续 4
5	四川	夔州府	《人变鱼》		其它	续 9

表六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河南）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河南	巩县	《不倒翁》	器物	作祟	2
2	河南	汝宁府	《狐诗》	狐仙	作祟	11
3	河南		《炮打蝗虫》	蝗虫	作祟	12
4	河南	阌乡	《陕西茶客》	未知	作祟	18
5	河南	虞城	《驱狐四字》	狐	其它	续 2

表七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安徽）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安徽	桐城	《囊囊》	蓑衣虫	作祟	3
2	安徽	桐城	《吴子云》	狐仙	助人	8
3	安徽	桐城	《石板中怪》	不知名	作祟	续 6
4	安徽	天长	《白石精》	白石精	作祟	19
5	安徽	安庆府	《安庆府学狐》	狐仙	作祟	续 9

表八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湖南、湖北）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湖广	鄢阳房县	《秦毛人》	毛人	作祟	6
2	湖南	房县	《黑苗洞》	黑人	作祟	18
3	湖南	巴陵	《蛇王》	蛇	作祟	18
4	湖南	道州	《食猴怪物名石掬》	石掬	博物	续 9
5	湖北	汉阳	《治妖易治人难》	狐	其它	续 1

表九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云南）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云南	景东厅（蒙乐山旧无量山）	《三头人》	三头人	助人	2
2	云南		《缚山魃》	山魃	其它	6
3	云南	弥勒县	《白龙潭》	白龙	助人	续 1
4	云南		《乾鹿子》	乾鹿子	博物	续 4

表十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陕西）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陕西	咸宁县	《大毛人攫女》	毛人	作祟	7
2	陕西	两当县	《禹王碑吞蛇》	碑	其它	10
3	陕西	西安	《楼怪》	楼怪	作祟	续 5

表十一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福建）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福建	汀漳道	《狐撞钟》	狐仙	作祟	3
2	福建		《方蚌》	夜叉	其它	18
3	福建		《福建试院树神》	树精	其它	21

表十二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山西）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山西	芮城	《绿毛怪》	僵尸	作祟	10
2	山西	芮城	《蝎怪》	蝎	作祟	18
3	山西		《扫螺蛳》	狐仙	助人	19

表十三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江苏）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江苏	苏州府常熟	《骷髅报仇》	骷髅	作祟	1
2	江苏	苏州府	《江中三太子》	鼋	其它	1
3	江苏	苏州府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	狐仙	作祟	7
4	江苏	苏州府吴江	《僵尸食人血》	僵尸	作祟	续 2
5	江苏	苏州府吴县	《螫精》	螫精	作祟	续 2
6	江苏	苏州府上方寺	《枯骨自赞》	骷髅	其它	续 2
7	江苏	江宁府	《水鬼帚》	扫帚	作祟	2
8	江苏	江宁府六合	《狸称表兄》	狸	作祟	14
9	江苏	江宁府铜井村	《牛僵尸》	牛	作祟	14
10	江苏	江宁府	《瓜子妖》	瓜子	作祟	续 6
11	江苏	镇江府	《冷秋江》	木雕	助人	6
12	江苏	镇江府	《簸箕龟》	龟	作祟	8
13	江苏	镇江府	《鼋壳亭》	鼋	作祟	17
14	江苏	扬州府	《陈圣涛遇狐》	狐仙	婚媾	4
15	江苏	扬州府	《狐仙开账》	狐仙	其它	24
16	江苏	金陵评事街	《狐仙自缢》	狐仙	其它	14
17	江苏	南京	《狐仙亲嘴》	狐仙	作祟	23
18	江苏	松江府	《娄真人错捉妖》	不知名	作祟	17
19	江苏	松江府	《鸟怪》	鸟怪	作祟	续 4
20	江苏	常州武进县	《狐丹》	狐狸	其它	18
21	江苏	常州	《狙》	狙	其它	续 3
22	江苏	无锡	《夙魇精》	夙魇精	婚媾	6
23	江苏	海州	《霹雳脯》	蜘蛛精	其它	7
24	江苏	溧阳	《牛头大王》	牛精	作祟	13
25	江苏	如皋	《泥刘海仙行走》	泥塑	其它	
26	江苏	太湖	《瓦屑庙石人无头》	石人	作祟	23
27	江苏	靖江	《猫怪》	猫妖	作祟	24
28	江苏	太仓州崇明	《美人鱼人面猪》	美人鱼	其它	24
29	江苏	徐州府沛县	《羊骨怪》	羊骨怪	作祟	3

表十四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浙江）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浙江	杭州府	《骷髅吹气》	骷髅	作祟	1
2	浙江	杭州	《猴怪》	猴怪	作祟	10
3	浙江	杭州处州府 龙泉县	《柳树精》	柳树精	其它	16
4	浙江	杭州处州府 丽水县	《白骨精》	白骨精	作祟	17
5	浙江	杭州临平	《山娘娘》	魅	作祟	18
6	浙江	杭州	《瓜州公子》	不知名	作祟	18
7	浙江	杭州	《骷髅祈恩》	骷髅	作祟	18
8	浙江	杭州	《匾怪》	匾怪	作祟	24
9	浙江	杭州钱塘	《心经诛狐》	狐	作祟	续 3
10	浙江	杭州	《秀结宜男》	蛇	婚媾	续 8
11	浙江	绍兴府会稽 县长湊	《吴生不归》	妖女	作祟	7
12	浙江	绍兴	《黑柱》	黑气	作祟	10
13	浙江	绍兴山阴县	《人熊》	人熊	作祟	12
14	浙江	绍兴	《鱼怪》	鱼怪	作祟	24
15	浙江	海昌元化镇	《猎户除狐》	狐狸	作祟	4
16	浙江	西镇丁水桥	《白虹精》	白虹精	婚媾	6
17	浙江	温州雁荡山	《蜈蚣吐丹》	蜈蚣	其它	8
18	浙江	临平	《王莽时蛇冤》	蛇精	作祟	10
19	浙江	遂安县	《雷震蜈妖》	蛤蟆	其它	12
20	浙江	归安	《归安鱼怪》	鱼怪	作祟	13
21	浙江	吴兴	《驱鲞》	鲞	作祟	16
22	浙江	天台县	《天台县缸》	水缸	作祟	17
23	浙江	豫章	《竹叶鬼》	竹叶	其它	19
24	浙江	萧山	《东医宝鉴有法治 狐》	狐仙	作祟	19
25	浙江	嘉兴	《乍浦海怪》	海怪	作祟	24
26	浙江	吴郡	《獭怪》	獭怪	婚媾	续 2
27	浙江	常山	《山魈怕桑刀》	山魈	博物	续 5

表十五 精怪故事之地域分布表（蒙古、甘肃、台湾、贵州、广西、新疆及未知地域）

编号	省	州府县	篇目	精怪	类型	卷
1	蒙古	喀尔喀	《人同》	人同	其它	6
2	蒙古	兀鲁特	《人变树》		变化	续 4
3	甘肃	河州	《喀雄》	狐仙	婚媾、助人	6
4	台湾	彰化	《海中毛人张口生风》	毛人	助人	16
5	贵州		《一足蛇》	蛇	其它	18
6	广西	全州	《全州兵书匣乃水怪奔云之骨》	水怪	其它	续 3
7	新疆	于阗河	《物变》		其它	续 4
8		盐城村	《狐祖师》	狐仙	诉讼	7
9	关东		《木箍颈》	水木之精	作祟	9
10			《狐仙知科举》	狐仙	助人	9
11			《褐道人》	蝎子精	作祟	15
12			《鸡脚人》	鸡脚人	其它	18
13			《海和尚》	海和尚	其它	18
14			《礲怪》	白瓷坐礲	作祟	18
15			《玉梅》	不知名	作祟	19
16			《浮泥》	水怪	其它	22
17			《狐道学》	狐仙	其它	22
18			《旱魃有三种》	旱魃	博物	续 3
19			《亡父化妖》	白骨精	其它	续 4
20			《尸奔》	行尸	博物	续 5
21			《骷髅三种》	骸骨	博物	续 5
22	吴地		《麒麟喊冤》	麒麟	其它	续 5
23			《狐仙惧内》	狐仙	其它	续 5



## 附录二：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1] 唐鹏：《宫、商、角、徵、羽——论〈因话录〉的编目》，《九江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 [2] 唐鹏：《从地域分布看〈聊斋志异〉中的科举故事》，《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
- [3] 唐鹏：《〈山有扶苏〉的主题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 [4] 唐鹏：《〈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夜化”叙事》，《绥化学院学报》，2018年第12期。
- [5] 唐鹏：《矛盾性与复杂性：从尊儒与悖儒看陶渊明的思想》，《九江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 [6] 唐鹏：《〈子不语〉精怪故事的地域书写》，《昭通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 [7] 唐鹏：《〈子不语〉研究综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 致 谢

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时间似乎走得是那么的快。现在就要同美丽的校园，和蔼的老师，亲切的同学说再见了。

三年的求学时光，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也学到了很多。最要感谢导师杨宗红老师这三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杨老师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尽心尽责，领我进入学术的大门。我根基薄弱，而杨老师却对我十分耐心，每次的学习汇报，杨老师都认真地给我指出不足，鼓励我找到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可以凭着兴趣去阅读，读书过程中的想法她都鼓励我形成学术性的观点，这既锻炼了我的逻辑能力，也使得我在学术方面有所收获。回想研一进校时懵懵懂懂，对学术是什么，怎么做学术研究缺乏系统的认识。有了些许想法，零星的观点在脑海里闪烁，初次提笔写作，文章写得并不理想，甚至还算不上一篇论文。当我把文章发给杨老师指导时，杨老师并没有给予批评，而是细心的在我的文章旁做批注，提建议，教导我问题应该如何去思考，思路应该如何去打开，论述应该如何完善等等。当第一篇学术论文收到用稿通知书，论文的价值得到别人认可的时候，我的内心澎湃，充满感恩。在毕业论文题目的选定、写作、修改的过程中，杨老师细心指点，为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这使得我的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还要感谢王于飞老师在开题的时候，从理论角度给我提出的宝贵建议，让我能够增加论文的理论深度；感谢何亮老师逐字逐句地为我修改开题报告，使得我的论文开题足够顺利；感谢古代文学教研组的老师们，陈良中老师，阮爱东老师，郭健老师，李波老师，范松义老师，张中宇老师，兰香梅老师，陈忻老师，在你们的课堂上，我受益匪浅。

感谢我的父母栉风沐雨，辛勤工作供我读书。原来人们口中的小唐现如今成了老唐，小任也已经成了任姐。你们在学习上的支持，生活上的鼓励让我走到了今天。还记得去年去北京大学求职，工作面试落榜后，妈妈打来电话说：“么儿，不要怏气，去看看故宫，好好玩，工作总会找到的，注意安全。”妈妈的安慰和鼓励又让我重新抬起了负重前行的勇气。

感谢 2016 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们，三年来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我们在友爱和谐的氛围中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求学时光。我们一起学习，探讨学术的日子将是最珍贵的人生记忆。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三年中带着满满的收获奔向未来的旅程。

“七十犹种树，旁人莫笑痴”三年时光并未虚度，求学路上使我更加坚信，人要心怀感恩，做事尽心，待人诚心，常怀初心，心存善心！人生即将走向新的阶段，老师们，同学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期待，期待下一次相遇！

唐鹏

2019年5月20日